

說小趣風情艷派海

三阿姨

蕭鳳馮



海派文豪
洋場才子

馮鳳著

海派豔情
風趣小說

三 阿 姨

上海：

浩氣出版社發行
地址：漢中路二二七號

- (一) 順手在她胸前擦過
- (二) 使她比口渴更難受
- (三) 榨取女人身上的肉體
- (四) 你的胸部很健康
- (五) 一齣活巴戲
- (六) 對三阿姨吃得死脫
- (七) 心裏很有些醋意
- (八) 一二小時根本不擺在心上
- (九) 我希望妳能使我殺殺癢
- (十) 發工鉤的下場

炎浩孫：人行發 社版出氣浩：者版出

◀號七二二路中漢(17)海上：址社▶

(一) 順手在她胸前擦過

羅琴速看了下手表是十一點半，時候差不多，但是舞場里的客人僅散掉三分之一，自己那隻「檯子」上，那個胖胖的徐先生猶未把帳付掉，情形使她有些焦慮。洋琴鬼依舊繁絃急管的奏着，當那支興奮的「香格里拉」開始之際，徐先生站起對她說：「我們跳舞去吧！」

「這支音樂太快。」羅琴速有些厭惡，由於他跳不來舞，連「勃羅斯」都難吃準拍子，往往踐痛自己的腳。

在學習時期，什麼舞都要跳，否則什麼舞都不會。」

自己是舞女羅琴速無法拒絕，祇得與他下池，徐先生的肥軀行動遲緩，還喘着氣，偏要把那張多肉的臉貼上來，她的體高與他差不多，又是無可避免的事情，燈光變成白色後，徐先生把懷裏的女人放鬆時，順手在她胸前擦過，羅琴速看了他一眼，他還是賊忪嬉嬉的。同返座上，羅琴速又看手表，徐先生問她：「你有約會？」

「沒有，」羅琴速搖頭。

「怎麼歸心如箭的樣子？」

「確是歸心如箭。」

「跟大令約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歸是指回去，不會約好誰。」

「羅小姐是受過相當教育的。」

「略為讀過些書。」

「失敬得很，我原在奇怪，否則談吐不會如此的富警倦氣。」



「你誇獎了。」

「那是實在的，羅小姐要不要送你回去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

徐先生立刻付帳。羅琴迷如奉大赦般到帳房間里，與帳房結了帳匆匆從後門出來，跳上單人三輪車，吩咐車夫快踏。一刻鐘後抵別克公寓六二三號，她敲了門進去問開門的娘姨陳媽道：「小倪先生來過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可是剛才接到一個男人電話是問起小倪先生的。」

「你如何答覆他？」

「我說今天他沒有來過。」

羅琴迷走向臥室時還在問陳媽：「你問過他姓什麼嗎？」

「我問過他，可是他不說什麼，就把電話掛斷了。」

羅琴迷有些驚異，換了衣服，並將錢放在枕下後，把臥室門掩上即去躺在牀上了，思潮起伏未已。明明小倪在十時左右打過電話，說有急用，今夜非要二百萬元不可，否則有生命之憂，請定十一點半後在家裏等自己，希望自己在十一點前趕到的：難道事情惡化到無法收拾，連錢都難解決了麼？如果真有危險，正是自己的不幸，因為他不僅年青漂亮，而且十二分能够滿足自己的肉慾。漸漸她看到小倪綁着跪在地上了，一個兵士模樣的正以長槍對着他，兵的一聲，她叫了起來：「小倪！你……」

「我在這裏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我在這裏。」

羅琴迷揉揉眼皮，的一幕是夢境，小倪依舊梳着「飛機頭」西裝穿得最挺，笑容可掬的

坐在牀沿上，她即問他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一刻鐘前來的，」小倪吻了她一下。

羅琴遂用手帕拭去她嘴上的口紅而問：「怎麼你不立刻叫醒我？」

你睡得非常甜，也許正做着一個美麗的夢，如何能够驚吵你？我是愛你的，處處該要顧到你。」

「剛才有人打電話來找你。」

「就是問我要錢的人。」

羅琴遂立刻從枕底掏出錢來交到他的手裏又問：「你去了要不要再回來？」

「祇要一個鐘點的時間。」

「那末你快去快來。」

小倪把紙包拆開將錢分放在各只衣袋內站起，向她皺着夢眉，這使羅琴遂奇怪了：「小倪！你還有什麼困難？我們等於夫妻，不妨坦白的告訴我，大家商量商量。」

沒有困難，祇是不知道應該如何感激你？報答你？」

羅琴遂聽了有些生氣，因為彼此做了好幾夜夫妻，夫妻不在乎錢，他如此是當爲自己外人了，於是鑽進被窩，身子向着裏牀，小倪也莫名其妙的在牀上坐下拍拍她的肩膀，聲調柔和的問：「你怎麼樣？」

「……」

小倪索性在她身邊睡下，一只手伸到被窩裏去亂動：「怎樣你又生氣了？」

「問你自己。」

「我自己一些也不明白。」

「你不明白誰明白？」

小倪聲調立刻加強：「琴速！我可以對你起誓。」

羅琴速因此回過身來，把壓在心底的話告訴他。小倪知道她對自己是上海流行話所謂「吃得死脫」，認為前途更有厚望焉，「隻手又下移了，羅琴速去拉它：「怎麼你不去了？」

「再隔一小時去沒有問題，你在生氣，我應該替你消消氣。」

「反正我等你回來。」

「也許要多耽擱些時候。」小倪已經拉下她一樣東西了。

「你說自己的吧！」

小倪非常迅速的準備情緒後，微笑著道：「兩件東西久違了。」

「久違了？」

「三天不接觸，當然久違了。」

小倪拖她的手過來，羅琴速觸到一物就問：「怎麼如此性急？——鉄一般的。」

「因為愛你，換別的女人，睡在我身邊還感到討厭呢！」

「你是達湯」

「日久見人心，將來你會知道的。」

小倪說罷即上去，一用力羅琴速白了他一眼：「慢……你生得特別，開始時候要慢。」

「得令。」

於是小倪按兵不動，終於羅琴速自己以身子漸漸湊着他，直到吻合得使二個身子等於凝在一起般，羅琴速的臂膊用勁，以帶着鼻音的腔調在低哼：「你永遠不要離開我。」

「你說這些話近乎多餘，應該相信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的。」

「男人都是如此。」

「你碰到幾個男人？」

其實，羅琴速也算閱人多矣，會與她發生過肉體關係的男子約有三打左右，但她當然不願被自己所欺認為「濫污貨」，就撒謊了：「我碰到你是第三個，前二個都薄倖，她們把我拋棄了。」

「我便不會。」小倪微微喘着氣說。

「誰相信？男人都是一樣的。」

「我就兩樣，譬如以這方面的所謂『本錮』言，就確足尺加三，比別人長得多。」

「也大得多。」

「當然是長大的好。」

「開始終有些難受。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羅琴速的胳膊攥得緊，閉住眼睛沉着應付，她陶醉于對方所給予的神奇底安慰中。小倪根據其種極反應，知已進入至樂之境，但還故意問她：「現在呢？」

「你的話太多。」

「我的話太多？」

「是的，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。」

「工作的時候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我的工作成績怎樣？」

羅琴速由衷的吐了出來：「成績不比以前我所遇到的三……三個都好，應該發『大工錮』。」
小倪立刻停止行動，裝得非常生氣的樣子：「你算什麼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是說着玩的。」羅琴迷自知出言不遜，得罪了他，忙予致歉。

「朋友有通財之誼，同性朋友如此，異性朋友也如此，如果我小倪得法，我的錢全是你的，要花多少便多少，暫時我問你借些錢，難道好算『發工銀』？」

「我錯得厲害，你別多心。」

「男子漢大丈夫，交女朋友是可以的，存心靠那件事情想叫女人摸袋袋，却是天下最卑鄙的事情，生平我最反對這種卑鄙的事情。」

「我知道你有偉大的人格，動吧！」

「下次要不要說這些話了？」

「祇此一遭，那敢再說。」

於是，小倪再接再厲的又使下面那個女人欲餓欲死，嘴裏唧唧唔唔，雙目時翳時閉，兩條胳膊像一雙蟒蛇越繞越緊，正在這時，外面傳入了敲門聲。羅琴迷的胳膊一鬆，低低吐出一聲：「你聽！」

「誰來了？」小倪也有些着急。

「你聽吧！」

外面又有人聲傳入：「琴迷！」

羅琴迷聽清他是郁振東，一個多金而老實的年青人，他把她崇敬得一如聖瑪利亞，在他面前，她偽裝得是惡劣環境中的一條可憐蟲，這條可憐蟲在期待着光明，因此他寄她是十二分的同情了，此刻她很着急，便把小倪推下身去，提高喉嚨問外面：「誰？」

「我是振東。」

「郁先生！我已經睡了。」

「我有要緊事情，你讓我進來吧！」

「那末，請你等一會，我要穿衣服呢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羅琴速從容容的先以短褲交給小倪。小倪穿好問她該躲到什麼地方去，她向盥洗室一指，自己在尋東西穿了。

「小倪鎖進盥洗室，羅琴速始下牀，一邊扣着鈕子，一邊走到門畔，故意打了個呵欠說：「倦呢！」

「對不起，羅小姐！」

羅琴速把門開了，進來一個年青人是二十四歲左右，穿着橙青西裝，留頭髮而非常短，身高五英尺七寸，不肥不瘦，也算眉清目秀，但帶着一些稚氣。他去握住她手時她便問他：「有什麼要緊事情？」

「可以進來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請！」

都振東到了裏面就在長沙發中坐下，羅琴速到了一盞開水到他手裏時又催着：「你快些告訴我吧！」

「白天我來的時候……」

「來的時候怎樣？」

「來的時候忘記一顆圖章在這裏了。」

「我倒不會看見。」

「我會經坐在寫字檯前打支票，你終看我打支票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也許忘記把圖章藏到衣袋裏了。」

「讓我替你去找。」

羅琴速站起走到寫字檯前，郁振東也跟來看她，仔細找了一遍並無圖章，她便對他說：「這真抱歉了。」

「不是你對我抱歉的事情。」

「說是什麼呢？」

「這是我對你抱歉的事情，因為你羅小姐已經睡了，我却來驚吵你。」

「失去圖章礙事嗎？」

「明天我就不能用這隻圖章的銀行戶頭了，這是一家款子最多的銀行戶頭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登報掛失。」

郁振東漸漸走到牀前，他發現一隻枕頭上有二根頭髮，凝視了下則頭髮沒有如此短而曲，他很覺得奇怪，怎麼這東西會黏在枕頭上面，羅琴速也過來問他：「你在看些什麼？」

「我不看什麼？」

「羅琴速自己也看到了，則有些不好意思，由於剛才曾把那隻枕頭當過自己的坐墊般使用，因不便說別的什麼，拍拍他肩膀道：「你坐一回。」

「是的，我要坐一回，可是，不能坐得過久。郁振東坐下來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要睡眠，我不能夠影響你的睡眠。」

「你真好。」

「待朋友不能太自私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羅小姐！你一個人睡不感到寂寞嗎？」

羅琴速認爲其言有挑撥作用，可是不起反感，以爲自己如果即使與他發生肉體關係，終不怕沒有相當代價，並且，他也算是個漂亮的男人，祇是顯得上海所謂「毒」些，便如此答覆：「寂寞也沒有辦法，你有辦法嗎？」

「我也沒有辦法。」

羅琴速聽了，覺得郁振東「毒」得可愛，然而她不想再如此敷衍着，她担心緣在盥洗室裏的小倪受涼，由於他僅穿一條短褲，她又故意打了個呵欠說：「其實有人陪伴我睡，未必有什麼意思！」

「那末，就不會感到寂寞了嗎？」

「不，我以爲寂寞已經慣常了。」

郁振東站了起來，拉住羅琴速的手，即將她緊緊摟在懷裏，將自己的兩片嘴唇湊到她的頰邊：「讓我吻一下。」

羅琴速並不拒絕他的要求，點點頭，郁振東的兩片嘴唇就移動到她的鼻子下面，三分鐘後，他似乎感到滿意，放鬆了手。

羅琴速透了一口氣，裝出疲倦的樣子，雖然她不能下逐客令，而郁振東已會意到，他就向她告辭，羅琴速送至門口，看郁振東的背影消逝在暗淡的燈火下，關了門回過身來，小倪已從盥洗室裏出來，身上多了條大毛巾，看他瑟瑟抖，不覺好笑起來：「一點威勢也沒有了，快鑽進被窩裏去吧。」

「那個癩三太不識相，這時候又來幹嗎？」

「他丟了一顆圖章。」

「丟了圖章請到此地來。」

「因為他白天到過。」

「他是你的客人嗎？」

「別管，這是我的事，他不是客人，難道像你一樣嗎？」

「像我一樣應該是朋友。」

小倪不想再就攔在此地，所以他在找自己的西裝，發覺沙發上形跡全無，他就問羅琴速：「我的西裝呢？」

羅琴速指指夜壺箱，小倪拉開來，夜壺箱裏塞滿了上裝，馬夾褲子，以及襯衫等，他就拿出來穿在身上：「我在一個小時內回來，你安心睡一回吧。」

「那末你快去快來。」

「回來再繼續未完成的工作吧。」

小倪從羅琴速那裏出來，坐上三輪車很快的趕到「買司干」，初春的天氣，入晚深覺春寒料峭，小倪裹緊了大衣推門而入，發現一男一女在一個角落的火車座上。

「小倪，去了這麼多時候，在幹些什麼正經。」

「早呢。」

瞎說，你不覺得等八心焦嗎？」一個相當漂亮的少婦讓過了一邊，小倪脫了大衣由僕歐帶去。

坐在他身邊的少婦拍拍他肩膀：「讓我看看你的面色。」

小倪由於心虛，他就伸過頭去，一直伸到那少婦的面前：

你看，你看，我的面色有什麼變化。」

「三阿姨，你疑心他做過壞事嗎？」坐在對面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少女，笑了起來。

三阿姨果然在小倪臉上凝視着：「哼，眼睛怎麼這樣黑……」

「愛媛，你看。」三阿姨皺皺眉：「眼圈這樣黑。」

愛媛從對面的座上移近了身子，她並不在看小倪，而與三阿姨在咬耳朵。

三阿姨臉上頓時難看起來。

這使小倪感到非常之窘，因此他夢出若無其事的樣子，說了一連串的「理由」強調了他的眼圈，所以黑是爲了近來時常失眠，三阿姨似乎無動於中，不過臉上不像方才那麼難看，稍爲和緩一些，坐在愛媛旁邊的張叔明聳聳肩，吐出了半截舌頭道：

「小倪，當心愛媛搗你的蛋了。」

小倪無語，他把身體移近到三阿姨這邊，三阿姨的眼睛對他白了一下！

「我問你，這幾天碰見過那個姓羅的濫污貨嗎？」

「她……」小倪吃慌起來。

「老實說，有人看見你和她在一起。」

「除非見鬼，我們早就斷絕了關係。」

「哼，斷絕了關係，你在騙誰。」

「難道說我會騙你三阿姨。」

愛媛突然插嘴道：

「小倪先生，倘然你承認是我的姨夫，那末，你應該從實招來。」

小倪躊躇了，由於一個鐘頭前他還在羅琴速的床上，當然他不能告訴三阿姨，因爲他曾經答應過三阿姨，從此以後他是不屬於羅琴速，而是屬於她的，大前天，他約羅琴速在「弟弟斯」，無意中被愛媛撞倒，可是小倪沒有注意，今晚還秘密終於揭破，小倪心裏很明白，或許愛媛方和三阿姨咬耳

朵，就爲了這件事，本來他應該和三阿姨可以告一段落，好在他已經從羅琴迷那裏拿到了錢，態度就是囁強些，有了錢就不懼怕什麼，小倪看看手表，提高了喉嚨：

「僕歐，這裏的賬開來。」

三阿姨正想阻止，張叔明搖着手道：

「三阿姨，有話回到生意浪去說罷，這裏不大方便。」

三阿姨點點頭，等到賬單拿來，小倪搶着付了錢，二男一女從「買司干」出來，時間已經近二點，三阿姨立定在人行道上，對着張叔明道：

「百樂門房間退去了沒有。」

不待張叔明開口，愛媛已經回答：

「沒有，我們還是到百樂門去吧！」

小倪處於這種尷尬的局面下，他無法脫身，就跟在他們背後，從「買司干」到百樂門路很近，小倪偷偷地拉一下張叔明的衣袖，張叔明步子綽綽的，落在三阿姨和愛媛之後，張叔明向小倪扮了個鬼臉，小倪輕輕的道：

「阿張，幫忙就在這個時候。」

張叔明毫無表示，不多片刻，他們已到了百樂門三十四號房間裏，小倪坐到靠牆的沙發上，張叔明摸出了香煙，三阿姨燃了一枝不住的狂吸，房間裏暫時靜默了幾分鐘。

張叔明忽然掀鈴，茶房進來，他吩咐拿二瓶竹葉青，另外點了幾隻菜，茶房答應了退出，他回頭對三阿姨道：

「我們來喝些酒吧！」

三阿姨並不反對，不過她覺得今晚不能多喝酒，爲了小倪在她面前並不忠實，她很生氣，祇怕多

喝了酒就容易醉，隔半小時後，三阿姨果然醉倒，第一個倒在床上，後來小倪他們也有些醉意，於是四個人睡在一張床上。

(二) 使她比口渴更難受

張叔明第一個發出細微的鼾聲，接濟愛媛亦已入睡鄉，祇有小倪，感到疲乏，而仍無法合眼，三阿姨雖然醉倒，但她的神志很清，半張羞眼皮，看到腳後的一男一女相擁着睡意正酣，而她的身邊，發覺了小倪，睜大了眼睛正在望着自己，三阿姨有些迷惑於小倪眼睛裏發射出誘人的光，嘴裏喃喃的說：「什麼時候了！」

小倪的視線轉移到左腕上，沒精打采地：「快三點鐘。」

三阿姨伸了個懶腰，忽的感到口渴，她想喝些茶，從牀上掙扎起來。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口渴得很，想喝些茶。」

「我來倒給你。」

「不，我自己來。」三阿姨說罷，她已經坐定，小倪不待她下牀，連忙起身跨到樓板上，在梳妝台上倒了滿滿一杯玻璃杯茶，遞到三阿姨手裏：「有些涼了，少喝一些吧！」

三阿姨接過去，果然喝不到一小半，小倪把玻璃杯重又接過來，放到梳妝台上，三阿姨忽發奇想，她忽然要洗澡，因此對小倪披披嘴：「這裏的冷水，不知道燙不燙。」

小倪聽了，使他猛地想起他與三阿姨第一次在金門時，她在洗澡時自己給她擦背的情形，禁不住他的臉上露出微笑，由於三阿姨提起洗澡的事，她一定另有作用，小倪敏捷的走進浴室，旋轉一下浴缸的龍頭，熱水放了出來，他就把冷熱水龍頭都放了，滿滿的一浴缸，這時三阿姨已走了進來，小倪

告訴她：「薪水給你放進了，需要我來服侍你嗎？」

三阿姨脫掉了旗袍，似乎不好意思的點點頭，小倪把浴室門隨手關上，等到她全身赤裸之後，他抱住了她的身體，鼻子接觸到細皮白肉上，三阿姨感到發癢，索興緊閉了眼睛，由小倪把他的鼻子狂嗅了半分鐘光景，突然她的身體懸空了，她方才張開眼睛，身體從小倪的手裏滑到浴缸裏。

小倪爲了服侍週到起見，他也一絲不掛的跳到浴缸裏，浴缸的容量多出了一個人，浴水就溢了出來，三阿姨的背心正够對着小倪的胸脯，她扭轉頭頸。

擦得輕一些，不要像上回那種狼勁拿出來，險乎皮膚也給你擦破。」

小倪並不回答，他的兩隻手一歇不停的工作着，水聲劃破了空間的靜寂，三阿姨顧慮到牀上的張叔明和愛媛，她說：「輕一點，當心吵醒了他們。」

小倪點點頭，他用力的把三阿姨的身體轉了個方向，大家面面相覷，本來三阿姨對於小倪，猶似羅琴速一樣「吃得死脫」，近來由於小倪與羅琴倪形跡漸密，這一方面自然有些生疏，三阿姨心裏雖然疑惑小倪的不忠實於她，但她無法可以證明小倪另有所歡，後來被愛媛搬弄是非，三阿姨很信任愛媛，他所以約了愛媛的客人張叔明和小倪辯交涉，因爲小倪曾經陸續用掉三阿姨大量鈔票，三阿姨預備在小倪身上「轉趟」一半，白天約在「金谷」，小倪答應晚上解決，但他不願再到三阿姨生意浪，所以又約在「買司干」，小倪在羅琴速那裏拿到了錢，他心裏很安定，他打定了主意償還了三阿姨的錢，他就與她一刀兩斷，然而三阿姨一時之氣，畢竟他們有過交情，三阿姨有些懊悔，她之所以要到「百樂門」來正有她的一種計劃，可是張叔明發起喝酒後，她不幸醉倒，好在此刻她與小倪的感情，被浴水融化在一起，三阿姨方才口渴，此刻她雖浸在水中，而某一部份，使她比口渴更難受，小倪也有打算，認爲三阿姨與羅琴速不論那一方面都不可放棄，認爲魚與熊掌皆我所欲也，所以他不再想和三阿姨翻臉，在這樣的情調之下，他懂得女人的心理，他更懂得三阿姨的心理，由於三阿姨的急不擇

地，小倪聽得他的另一工作，浴缸裏湧起了水花，三阿姨的身體似乎受到了千鈞壓力，但她不覺得痛苦，反而有些說不出的快感，正在水聲潺潺，浴門外一陣急促的敲門聲。

三阿姨聽得敲門聲，感到很掃興，然而她並不希望小倪停頓，他的工作，因此她提高了嗓嚨：

「誰在外邊敲門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三阿姨知道這回答的聲音是愛媛，於是她放下了一顆心。輕輕的示意給小倪：

「讓她敲門吧，過了半個鐘頭再說。」

「不，愛媛的嘴吧靠不住。」

「難道你怕她？」

「我怎麼會怕她，倒是爲你着想。」

門外，又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夾雜着愛媛在喊：「快開門，我想小解呢。」

三阿姨很討厭愛媛的大殺風景，由於小倪的來勢凶猛，使她一邊極力抵抗，一邊又要對付浴門外的愛媛，她道：

「愛媛，我在裏面洗澡，再過半小時我可以開門了。」

浴門外的愛媛聽了三阿姨的聲音，忽然想起了她的好奇之心，爲了三阿姨在裏面洗澡，而缺少了小倪的人影子，當然她是個聰明人，不想而知小倪決不會離開這房間，而他一定在浴室裏面，她就忘了自己急需要小便的一回事，却蹲下了身子，眼睛正對鑰匙眼裏張望進去，浴缸齊巧對準這個鑰匙眼，愛媛看得很含糊，似乎發現小倪赤裸的背心正在一起一伏的活動着，此外她是看不到什麼，於是她立直了身子，昂起頭頸，映進眼睛裏的是浴門上面的腰窗，愛媛大有一不做，二不休之概，她正想拉過一隻圓桌來，孰知床上的張叔明也甦醒轉來，睡眼惺忪，發覺愛媛一個人在撥一隻圓桌，便使他有

些疑惑，他問：

「愛媛，你在幹什麼呀？」

愛媛萬萬料不到張叔明醒了，她一些不隱瞞的告訴了張叔明，這使張叔明增加了興趣，於是這一對男女不消半分鍾已先後立到圓桌上，張叔明個子長大，他的頭正與腰齊並齊，祇消脚尖顫起，他已看到裏面的小倪那個赤裸的後影，愛媛因為人生得矮一些，等於白費心計，她就拉了一把張叔明的衣袖。張叔明知道愛媛是無法看到這齣活巴戲，他就把她抱了起來，愛媛從腰齊的隔層玻璃看得比張叔明清楚，這時小倪正在草草終場，突然看到他的胸前，愛媛的視線順勢而下，她驚訝於小倪的雄糾糾，氣昂昂不禁使她暗暗喝采。不知如何她的頭對了腰齊的玻璃上碰了一下，小倪很機警，抬眼已看見腰窗外一個人頭，他就隨手將電燈開關一撥，浴室裏就一片黑暗。

三阿姨本來是在浴缸裏養神。她也聽到一些輕微的聲息，待她睜開眼睛。伸手不見五指，她就發問。

「小倪，你為什麼關掉電燈。」

小倪輕輕的在三阿姨耳朵邊說：

「外面在偷看我們。」

三阿姨方才恍然，她連忙從浴缸裏起來，把浴巾揩干了身上的水份，小倪亦然，兩個人就在黑暗中把衣服都穿上了浴門開處，三阿姨先走了出去，愛媛已睡在床上，張叔明却很安閑的坐在沙發上吸煙，他對三阿姨撇了一眼，三阿姨有些心虛，面上不免一陣羞澀，她並不作聲，由於自己的剛醒方才擱在浴缸邊，這時感到有點發酸，她就睡到愛媛一邊去，等到張叔明的眼睛射到小倪身上，他已不是方才的赤裸了身體的情形。穿上了西裝，似乎很滿意的樣子，立在張叔明面前：

「你什麼時候睡醒的。」

張叔明回答得很妙：

「剛散戲的當口。」

小倪聽了，心裏覺得，他祇是微笑着，牀上的愛媛忽然接下去道：

「可惜好戲沒有看前半本。」

三阿姨伸手在愛媛腰裏一戳道：

「你們眼熱，也可以去唱一齣好咧。」

(三) 榨取女人身上的肉體

愛媛被三阿姨這麼一戳，腰裏酸汗，頓時想着了尿急，連忙走進洗浴間。

三阿姨在牀上對沙發上的張叔明揮揮手道：「老張，快去服侍愛媛罷！」

張叔明伸伸舌頭，表示不屑的樣子，看在小倪眼裏，發生了一種反感，他知道張叔明與愛媛之間的關係，正似他與三阿姨，而張叔明在某些動作上比小倪方才在浴間中更卑鄙，所以他鼻管裏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冷笑。

張叔明自知道是他的過失，由於他與小倪都是榨取女人身上的肉體，以及肉體之外的錢財，彼此的地位類同，何必對了小倪歧視呢，因此他很有趣的說道：

「你也想看我們的戲嗎？今朝偏不唱。」

三阿姨連忙刮刮面皮道：

「好了，別神氣活現了，你的噱頭，愛媛都告訴過我，有些地方，小倪還及不上你呢。」

張叔明聽了有些難為情，也就默然了。

愛媛從洗浴間裏出來，連連的打着呵欠，看看手表上已經四點半，差不多就快天亮，她發起大家

不必睡了，三阿嫂倒持異議道：

「我不贊成，我想再睡一回。」

愛媛把嘴一撇道：

太吃力了嗎，你應該睡，不過小倪，你……」。

小倪搖搖頭，他是情願不睡，不過他不想留在此地，爲了他不能忘羅琴迷。

「我們三個人都不睡，就讓三阿嫂睡一張牀吧」。愛媛說罷，從玻璃皮包裏拿出一副紙牌，她發起三個人打沙盤。

可是小倪又搖搖頭，他顯出很不安定的樣子，但他不敢離開這房間，坐在沙發上的張叔明似乎猜到小倪一定另有奚巧，因此他就示以眼色，小倪斜視到牀上的三阿嫂已經閉攏了眼皮，他就胆子壯了起來，悄悄的對着張叔明耳語：

我還要緊事情，立刻想走。」

張叔明吐了一口烟，很悠閒的含笑着道：

「什麼事情，可以公開嗎」。

「告訴你沒有關係，不過在妳們面前却不能走漏風聲」。

「是羅琴迷……」。

小倪連忙點點頭，愛媛正在壞紙牌，看到他們的鬼鬼祟祟，不覺起了疑竇：

「你們在說些什麼啊。」

小倪提高了喉嚨：

「沒有什麼，商量一些正經事。」

「別瞞人了，一定在講我壞話。」

「天地良心，誰在說你壞話。」張叔明連忙加以分辯，小倪又接下去道：

「我有些事，立刻想離開此地。」

愛媛聽了這話，就回頭看到牀上的三阿姨已經睡熟，她沒有什麼表示，而小倪已穿上了大衣，向她與張叔明招招手出了房門。

小倪是堅決的主意，如果三阿姨方面有什麼囑咐，情願與她一刀兩斷，雖然方才已經有過諒解，但他懂得三阿姨脾氣，是非常難以捉摸的。

一輪三輪車踏到羅琴達那裏，小倪連忙趕進房內，羅琴達並沒有睡，她的半個身體露出在被外，正凝神的在幻想着他。

小倪看到她，心裏有些內疚，就跪在她的牀前，是一種惶恐，是一種恕赦的態度，羅琴達本來在幻想着小倪是不會再回來，此刻她發現小倪跪在牀前，想起幾個鐘頭前也是這個景像，因此她心裏感到輕快。

小倪不由羅琴達吩咐，已經自動地站了起來，他本來是極度疲乏了，所以來不及脫大衣就橫睡下來了。

羅琴達有些惘然，她想到小倪嘴裏還留剩一些酒味，她相信他一定在外面喝醉了，於是她就讓過一半地位，代替小倪先脫了大衣，發覺他的西裝上忘記扭上了鈕扣。

羅琴達看到毛茸茸的東西微露出來，使她的一顆心突然之間狂跳起來，她推推小倪的身體，希望他醒過來。

其實小倪已經睡得正濃，叫他醒轉來是很不容易，然而不醒轉來又不能誤他這個樣子，所以她狠心移動了她的右手在小倪毛茸茸的地方拔了一根下來。

小倪覺得底下有些微痛，睜開了眼，羅琴達正捲坐在他的身邊，出了神似的端詳手裏彎曲的東

小倪看明白這錢掛在他的身上，他打了個呵欠道：

「怎麼可以隨便掛下來。」

「它自己露出在外邊的，找一根有什麼要緊。」

「除非你的手伸了進去。」

「你看吧，不是露出在外邊，這麼一大堆。」

小倪的視線向下，果然發現他的西裝褲子上的鈕子還未扣齊，這是他方才在百樂門時太匆促的缘故，但是他又怕別人起疑心別的地方，因此他自言自語道：

「小倪時忘記扣上了，幸好沒有完全露出來，否則太不雅觀了。」

「能够完全露出來，倒可以供人欣賞。」

「你莫非沒有見過面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們不是久違已重逢了嗎？」

「那是另一個地方。」

「難道說你真想欣賞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小倪看羅繼達的臉上泛起了兩朵紅雲，使他又興起起來，由於他近來的精神很充沛的樣子，所以亦易於激動，五分鐘後，他的身上只剩一件棉毛衫，羅繼達早已準備一切，小倪看在她的一筆錢上面，從帶有疲乏的神態中發揮他的強烈的攻擊。

羅繼達已好久不與小倪這樣的殺陣場面，這是第二次，使她感覺着恰倒好處，而她是急切渴求的

緣故，已有忍受不住小倪的一股勁，敏感使她屈服了。

小倪很知趣，他就適可而止的恢復男方才的情形，實在再也無法支持他的疲乏襲來，就呼呼入睡了。

羅琴速由於滿足，亦就安心的閉上眼睛，一直睡到十一點半，羅琴速被壁上的電話鈴聲震醒，她連忙披穿下床，一聽是郁振東的聲音，告訴她，他的閨章已找到了，這時特地約她金谷去吃飯。

羅琴速對於這多金而年青的老實人本來頗有好感，看到牀上睡着的小倪，使她為難起來，但她終婉言回絕了他，而掛斷了電話，走到牀前，推醒小倪：

「好起來了，這樣會睡。」

「我的會睡都爲了你。」

羅琴速不與他噙噤，催他起身，然後由她作主到雪園正興館去吃飯。

小倪是唯命是聽，兩人出了寓所，三輪車坐到雪園，小倪跳下來，車錢由羅琴速付掉，將走進雪園那扇朱紅漆的大門，忽然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從裏面出來。

羅琴速向她招呼道：

「愛麗，你也在這裏。」

「找人沒有找到。」

「那末我們就在一起吧。」

那個漂亮女人眼睛斜到小倪臉上，羅琴速忙介紹：

「這位是王愛麗小姐。」

「這位是倪頌芳先生。」

小倪就微笑着叫應了一下，就讓她與羅琴速在前面進去，自己却跟在背後，他發覺王愛麗的聲音

特別大。

小倪對於臀部特大的女人，一向是發生好感，所以他對於王愛麗不啻存有一親芳澤的野心，由於羅琴達不及他的健美，而那個三阿姨更非其敵了。

三個人在火車座上坐下，小倪已經餓了好些時候，等到點好了菜之後，他叮囑僕嗽：

「再快些來。」

羅琴達向他看了一下。

「這樣心急還有什麼正經要談。」

「不，我早就在唱空城計了。」

王愛麗不禁吃吃笑了出來，這使小倪很窘，而他就默然的坐在一隅。

王愛麗摸出了「郎琴」煙盒，問小倪抽煙嗎？他搖搖頭，羅琴達告訴她，這個時候不想吸煙的，可是說了出來之後，臉忽然脹紅，小倪已覺得，不過王愛麗並沒有注意羅琴達的臉，她這樣的發問：「奇了，這個時候，倪先生不吸煙，那末，什麼時候才想吸煙呢？」

小倪不能把他的這樣怪習慣告訴她，其實這個怪習慣他在最近已經取消，爲了感到並不方便，他是受到三阿姨的命令，因爲他喜歡在橫判牀上之後，連帶想到吸枝香煙提提神，後來習慣成爲自然，每逢緊要關頭，他是一枝香煙就免不掉的，有一次，香煙灰丟下來，燙到三阿姨的頸邊，使她痛得減少了興趣，因此就命令小倪取消這個時候吸煙的習慣，過去羅琴達也知道他有此習慣，自從分別之後，雖然昨夜又久違重逢，而她已忘了小倪在橫判牀上時，曾否吸過煙，此如她大意的說了出來，使王愛麗發生了疑惑。

二十分鐘後，菜飯都來，他們就毫不客氣的吃罷，賬由小倪搶付，羅琴達看看手錶，已經快二點鐘，他怕都振東要來看她，所以打算回家，小倪則需要到三阿姨主處浪去一次，究竟不別而行是太說

不過去，祇有王愛麗提議請客看電影。

羅琴速表示反對，但她沒有說出反對的理由，問小倪什麼時候再去看她，小倪回答她仍舊老辰光，不過他聽了王愛麗提議看電影，他很有意思陪她去，所以他問：

「王小姐預備到那一家去看電影。」

「大光明的片子很好。」

「琴速，你起陪王小姐去看電影可。」

「不，我想回家一次，」羅便搖搖頭。

王愛麗向小倪道謝了一下，揮揮手，跳上三輪車先去，小倪不與羅琴速同路，讓她也上了三輪車，然後他再趕到大光明，在正廳座上找到了王愛麗，雙方招呼之後，爲了對號票，祇好坐到他自己的座位上，等到散場，他先擠上去守候在大門口，王愛麗正從裏面珊珊而來。

小倪連忙迎了上去，王愛麗似乎也在找他的樣子，等到小倪立在她面前，她問：

「怎麼祇你一個人嗎？」

小倪點點頭，順勢貼近王愛麗，與她並肩而行，由東朝西，走到成都路附近，王愛麗問：

「倪先生，你打算到那裏去。」

「沒有目的，隨便走走。」

「我們到麗都去坐一回吧？」「也好。」

他們並不雇三輪車，循着靜安寺路一直走過去，小倪很迷惑於王愛麗的特大的臀部，所以他有意走得慢一些，讓王愛麗稍爲走在前面，而他却用欣賞的目光，對於王愛麗的臀部不忍忽視。

王愛麗走一回，把身子停住，讓小倪湊近過來再一詢走，然而走未數步，小倪又落後了，不過她決不會想到小倪對於她的臀部正在作一種似乎藝術上的評價。

終於到達總部，小倪方才收斂了這顆迷惑的心，坐到裏面之後，王愛麗問：

「倪先生，難道是你的老朋友嗎？」

「我們有幾年沒有見過，最近始又碰到了。」「感情一定很好嗎？」

「未必，我們是普通朋友。」小倪說了一句違心的話。「普通朋友，不見得吧。」

「的確，難道說我會說謊。」

「你倪先生當然是句句實話。」

小倪聽了，臉上浮起紅暈，幸而音樂打在聽得起勁當口，他就立了起來。

「王小姐，請你陪我跳一支吧。」

王愛麗點點頭，露出了笑容，跟隨在小倪的背後，在舞池裏小倪攙住了王愛麗，她的胸前臂膀得小倪感到有一種彈性的衝動，小倪覺得王愛麗的全部都可以令人陶醉，一曲方罷，小倪坐到位子上，頭腦有些模糊，對於眼前的這個女人使他壓制不住一部熱烈的襲擊來，於是他相對她發動着野心的進攻。

王愛麗本來約一個客人在雲園午餐，由於那個客人在她的目光中，以為是足彩「司麥脫」的，然而他失約不來，後來看到小倪的豐采，使她另起了一種意念，以為他如果與羅琴速的交情並不深，她準備把他「禁」了過來，所以她在剛坐定下來，就問過小倪與羅琴速的關係，小倪是熟悉女人的心理，因此由他的說謊，造成了王愛麗佔有感的勃興。

對方的舞藝都在水準之上，王愛麗對小倪已表示了「其貼其伏」的態度，小倪對於小字上用功夫，當然很容易使她就範。

一切都支配在機緣中，小倪爲了神往於王愛麗的那個特大的臀部而感到興趣，而王愛麗却愛慕他的外型「司麥脫」，這一對終於成全了勾且的緣份。

麗都出來，小倪帶王愛麗到愛文義路的愛文飯店中，王愛麗是需要像小倪這一類「人」的予以安慰，在她踏進房間中，她的心裏頓時感到有無限的快慰。

小倪衣袋裏有的是由羅琴速給他的大票鈔票，所以他在王愛麗面前夢得很闊綽，然而王愛麗並不需要錢，而需要的是靈肉上的安慰，然而她既跟隨了小倪到房間裏，但她似乎很矜持的樣子，坐在沙發上悽悽地吸紙烟。

小倪摸摸自己的下脣，走到王愛麗坐的沙發邊，他就伸出了兩隻手，把她從沙發上拉了起來，王愛麗一些不加抵抗，由於她心裏很明瞭，這正是暴風雨前的插曲，她就隨手把大半枝烟蒂丟進痰盂，一隻左手被小倪捏住。

小倪湊上臉過去偎在她的頸項邊，他的手臂順勢圍了攏來。

王愛麗感到了小倪的臂力使她驚異：於是，陶醉在他的懷抱中。

小倪抱他到床邊，王愛麗就坐了下去，她始終默然，而他却以動作表示出他的要求。

王愛麗的一條腿已抱在小倪手裏，她覺得他的舉動有些異樣，於是開了口：

「倪先生，你把我的腿舉高了幹嗎？」

「你的腳樣實在好極了，我正在欣賞。」

「恐怕不及琴速吧？」

「這個時候你別提到她？」

王愛麗聽了這句話以為很有意思，爲了他是羅琴速的朋友，而自己却跟了他到此地來，對於小姊妹的立脚上，她有些對不住羅琴速，不過對她雖然這樣想，而事實上她很需要他，因此她道：

「那末，你舉起了我的腿，打算怎樣？」

小倪無話，却在動手替王愛麗脫掉絲襪，當然這是必然經過的一回事，所以王愛麗僅僅向他審意

的羅笑着。

「王小姐，你的腿却比臂更白。」

然而還有白的地方呢？」「在那裏，我最愛看女人身上最白的地方。」

王愛麗並不作聲，身子已隨了小倪的手被推倒在床上，她覺得身上的旗袍太累贅，她道：

「這樣心急，我身上還穿着旗袍呢」

「不要緊，你把它擦上一些。」

「爲什麼。」「因爲脫掉了不及擦上些的好，我們應該換個方式。」「……」王愛麗就依順了他的意思，就把旗袍擦上些。小倪他又轉移目標，他却進一步好像在找尋什麼的，從她的身上摸索了一陣，終於他認爲時間成熟而實行「鞠躬盡瘁」了。

(四) 你的胸部很健康

王愛麗忽然把她的身體一縮，使小倪撲了一個空，他問：

「你以爲這樣不太方便嗎？」

「不，我的腳丫裏不知怎樣奇癢難熬。」

「真是掃興，你想挖腳丫嗎？」

王愛麗對小倪微笑，她把撩起的旗袍褪了下來，小倪祇好恢復了原狀，由於王愛麗的反常心理，使他頓時減少了興趣。

「我來替你捏腳吧！」

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

然而小倪當真這樣幹了，他把身子蹲着，賽過下跪的樣子，小心翼翼的將王愛麗伸出來的右腳用

動的在脖子中橫捏等捏，祇捏得她感到無限的「酸癢」。

小倪看看她的臉上，一忽兒皺眉，一忽兒露出笑容，他問：

「這樣比較擦起旗袍後的情形不是一樣有趣味嗎？……」王愛麗並不加以回答，而她開始對小倪表示好感，爲了他肯這樣的服侍她，所以在半小時後，她終於被小倪所克服。

小倪是時常施展出他的榮譽的戰術，在於王愛麗是認爲非常滿意。

約摸有一小時左右，王愛麗已有四次忍不住的情形，使小倪在最後五分鐘方才解決了這動作上的收穫。

王愛麗已經筋疲力盡，而小倪也有些氣喘。

睡在牀上，王愛麗是穿上了旗袍的，這時那件旗袍實在太鬆了，她掙扎起來把它脫掉了，這使小倪發現了秘密，原來她在旗袍之內是沒有什麼了。

「怎麼連襯衫都不穿一件？」

「這是我的習慣。」「我倒第一次碰到。」

從小我就穿不慣內衣，所以長大了就不想再穿。」「你的胸脯很健康。」

「這是不穿內衣的關係。」「怎麼這裏有一粒痣？」小倪一邊說，一邊伸手過去，他就滿滿的撈了一把。

你怎樣算是什麼？」「當然是搽油。」「搽油，我以爲你在肚皮餓。」呵呵，王小姐，你的胸前

開有點心店嗎？」「你看。」

「好像有兩隻腳頭剛才出籠。」

「你覺得嘴饞嗎？」

「嗯，我想吃一口，可以嗎？」

小倪的言語與動作同一進退的，既有言語表白，而動作就開始展開，他的頭已經伸到王愛麗的跟前，等她躲避已來不及，於是他當真的在王愛麗身上吃奶了，她從來不生育兒女，至此，禁不住把她引起了狂笑。

於由小倪的吸吮是頗合於節奏，竟使王愛麗在狂笑之後，混身感到有些酥麻。

「怪難受的，別這樣孩子氣好嗎？」

王愛麗邊說邊用她的手做擋箭牌，於是小倪昂起了頭，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她再把做擋箭牌的手包抄攏來攏住了小倪的臉，兩個人就身不由主的橫倒下來，她道：

「還是好好地睡了一回。」

「你感到疲乏嗎？」

「現有一些兒。」

「那末，你將閉攏眼睛吧！」

「你呢，你不想陪我睡一回。」

「方才我也有些疲乏，現在却反而精神很好。」

「你的身體怎麼這樣結實？」

「王愛麗本來打算睡上一回，但，她被小倪的言語所吸引，她的頭就往下墮，祇見他的果然又是神氣活現的精神，不禁又勾引起她的一股熱力。」

「你不必問我，祇要你想着，我是可以奉陪的。」

「好，我是正在想着，不知你有興趣奉陪我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那末，我就老實不客氣了。」

「隨你的便。」

小倪剛要展開陣勢採取突擊的時候，忽然房間裏的電話鈴聲響起來。

他覺得這個時候，決不會有人會打電話來，況且他到此地是臨時性質，所以他祇管做他自己的工作，偏偏電話鈴響不停，於是他祇好下牀去聽，他向電話筒中高聲地問：

「喂！你打給誰？」

這使小倪奇怪的事，電話中回答打給王愛麗，於是他皺皺眉頭，把手招招，王愛麗在牀上見小倪的神情有些異樣，她就穿了旗袍下來。

等到她聽電話時，她的神色也很緊急，她聽出電話是她的唯一拖車張小龍打來的，她打算搪塞，而電話已掛斷，不一回，房門外有人在敲門。

小倪情知不妙，他連忙穿着定當，就去開門，一個瘦長的男子衝了進來。

小倪心裏已有些明白，可是他這樣的發問：

「朋友，此來找誰？」

「找你！」

「找我幹嗎？」

「大家談談，我張小龍很喜歡軋朋友」

「但是我沒有這個朋友。」

「你知道她是誰？」

「她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她是我的老朋友。」

「哼，不要臉的東西！那個張小龍說到這裏，就狠命朝小倪臉上打過來。小倪不敢示弱，兩個人就扭住了各不相讓的打起架來。」

王愛麗把房門闔上，嚇得坐在沙發上發抖。

這時房門外又有人在急促的敲門。

小倪有些吃慌起來。

他以為房門外一定還有張小龍帶來的「幫手」，而張小龍這時也有些擔心，他所擔心的是祇怕小倪有朋友來加在戰線，因此兩個人不約而同的手裏一鬆，而房門已自動的開了，房裏六只眼睛都射到房門外，坐在沙發上的王愛麗第一個安定了震盪的心，原來門外是一個白制服的茶房。

小倪正想發話，而王愛麗已揮揮手道：

「沒有什麼事，把門仍舊闔上了。」

白制服的茶房臉上露出莫名其妙的卑鄙的神情，點點頭順手把門闔上。

小倪已經坐在牀沿口在喘氣，那個張小龍却虎視眈眈的朝王愛麗直望。

王愛麗帶着疲乏的語調道：

「小龍，你怎會趕到此地來？」

張小龍鼻子管裏先哼了一下：

「你能够來，難道我就不可以來？」

王愛麗聽了，心裏有些氣惱，由於這是理屈於張小龍一方面，而他還是如此囂強，她就彈了一彈眼睛，毫不客氣的道：

「小龍，那是你的不是了，這裏又不是我的家，你儘管隨隨便便闖進來，應該不應該？」

「沒有關係，我要進來，誰可以干涉我？」

小倪坐在沐浴口引起了反感，他就實對張小龍面前伸出右手的第三只指頭道：

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強詞奪理！」

「什麼你在罵人！」

「豈敢，我罵你怎麼樣，你擅自闖進人家房間，還要神氣活現。」小倪說罷又要打架的樣子，坐在沙發上的王愛麗連忙站了起來，把個身子攔在中間，却似笑非笑的道：

好了大家省省吧！都是我一個錯，你們再要打架，我可依不了。」

小倪的臉上和氣了許多，張小龍也不像剛進來時一團殺氣，畢竟女人的壓力甚大矣哉，不多一回功夫，小倪與張小龍居然由不打不成相識，變方變成了朋友。

小倪在外面跑跑的，而張小龍一樣是女人堆裏拿拿工錢，兩個人志同道合，所以談得十分投機，不過王愛麗這時已無雅興再叫小倪繼續未完成的工作，她就拿了一條短褲走進盥洗間，小倪偶然向張小龍瞟了一眼，張小龍對他微笑，這微笑雖無惡意，但小倪以為張小龍是有所作用的，因此他道：

「密司脫張，此刻我們是朋友，希望你迴避一下好嗎？」

「可以，不過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等回到康樂我請客吃夜飯。」

「不，我以為已經自家人，何必迴避呢？」

(五) 一齣活巴戲

王愛麗已知小倪所以要張小龍迴避的意思，她就加以阻止，向小倪微笑道：

「倪，不必叫他迴避，我可以到那邊去，」說着指指洗盥間，這時張小龍會意了，他就傲然的對小倪道：

「我以為迴避是爲了什麼大事，原來是她的一條短褲，必需在密司脫倪面前穿上去嗎？那有什麼關係，我對於她身上的一切早已看得發厭了。」

小倪聽了，有些羞惱，然而他不想跟張小龍再度衝突，由於小倪自己的出身畢竟是大學生，出口吐語都比張小龍的流氓要高得多，所以他以誠懇來克制自己。

本來小倪很想請王愛麗和張小龍一起去吃夜飯，此刻他又改變方針，他急需要到三阿姨生意浪去，因為他與三阿姨是不別而行，雖則對於她，小倪已表示茄門，但她在上海是兜得轉的，只怕將來吃他的虧。所以小倪仍與她虛與委蛇，他就穿了上裝，王愛麗見他要走的樣子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你要走了嗎？」

「想起了一樁要緊事體，我急待要去看一個朋友，王小姐，對不氣，我想先走一步。」說着他揮手，又向張小龍道了聲再會，他的背影就消逝在走廊中。

房裏的王愛麗對於張小龍的「衝房間」發生反感，覺得他的一切不及小倪，尤其在行爲上，他沒有小倪的端莊，所以她就淡淡的道：

「小龍，我們也走吧！」

張小龍極力阻止她走，打算借此機會與她並並老碼頭，但女人的心理是不可捉摸的，此刻她已對他發生反感，這樣的舉動反增加她的憎惡，因此，她投以卑鄙的視線，嘴裏噓了一聲，搶了皮包先走出房間，張小龍碰到一鼻頭灰，他不敢在她面前「發爽」，於是跟了她出去，臨別伸手向王愛麗要十塊錢，王愛麗只給他半數。頭也不回的向三輪車去了。

張小龍呆了半響，肩胛一聳，向西踱着。再說小倪出了愛文飯店之後，連忙趕到四馬路會樂里，踏進三阿姨「生意浪」，揩房間娘姨阿金見了小倪把嘴歪歪，小倪心裏明白，回身走到客堂樓，只見三阿姨橫在牀上睡夢正酣。

小倪小心翼翼也橫了下去，先在三阿姨的臉上輕輕一吻，三阿姨醒了，睜開眼來，看到是小倪，她就立刻怒容滿面，小倪就堆下了笑，向三阿姨耳邊輕輕說道：

「別光火，我有閒話，今早是我錯處，夜裏一定罰我格外巴結。」

誰要你討好，難道上海灘上就缺少了像你這樣的男人！」

「你還在光火嗎？好了！好了！」小倪忍住了委曲，就彎下身子在三阿姨的胸脯前壓了下去，壓得三阿姨透不過氣來，用勁推開了小倪，她的臉上似乎和霽了些：

「請你起來吧，我吃不消了。」

「要你吃不消，多麼不容易。」

小倪仍舊裝作無所謂的只是向三阿姨胡攪，正在其時，忽然愛媛衝進客堂裡，等到眼睛裏射進了這一團活色，已經來不及退出，嘴這就嘆道：

「好，小倪！你到這個時候才來？」

小倪深懼愛媛在三阿姨面前當場被非是罪，因此他就非常識相的向她丟了個眼色，愛媛正待再要說下去，她看到小倪這種舉動，當然心裏明白，她就退出了客堂裡，三阿姨就把身子坐了起來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你一定又到那爛污貨那裏去的。」

小倪不能在三阿姨前口露真言，他當然說謊道：

「沒有，沒有，我是回到自己家裏去的，因為家母今天是生日，我不得不回家去。」

三阿姨平常對於小倪的言行，一向非常信任，由於小倪在三阿姨前素來坦白，當然，小倪這樣的說謊，很容易使她相信，她道：

「既然令堂做壽，我應該送些禮，你怎麼不給我曉得？」

「談不到做壽，而況我怎麼可以收你的禮。」

三阿嫂反而一本正經的接下去道：

「小倪，這事體我一定要補送，你替我向令堂太太轉意一句，說我敬祝她壽比……」

三阿嫂有些說不下去，小倪就搶着道：「大概壽比南山四個字吧，虧你居然也會文縷縷。」

「你以為我一個字也勿識。」

「當然你也會讀過書。」

「老實說我還是小學畢業呢！」

「可惜，可惜」

「可惜什麼？」

「祇可惜你為什麼吃這碗飯！」

「難道說小學畢業的，就不應該吃這碗飯？」

「不，我說你應該做銀行裏女職員。」

「你以為我現在是什麼？我可以說是『人行』裏經理先生呢？」

「呵呵，你的銀行是一個人字，正是音同字不同，很有些小聰明。」

好了，好了，別挖苦我了，你這個時候來，諒必沒有吃過飯，我來請客，你想吃些什麼？」

小倪這時的確有些飢腸轆轆，急需要肚皮裏裝些東西下去，三阿嫂喚阿金，走來的却是愛媛，後面却跟的正是阿金，由小倪點了三只菜一只冷盆，阿金走後，三個人在房間裏無事可做，就主張打三只雞來。

小倪對於打羅宋最感興趣，於是三個人團團圍在一只小圓檯上，愛媛做莊，十三只頭就開始打了起來，小倪對於十三只門樞非常之精，結果三阿嫂大輸，小倪則贏了約摸有三十多萬光景。

愛媛屋裏向小倪問竹柳道：

「阿倪，今朝你應該請客跳舞去。」

小倪馬上答應。

不多一回功夫，叫來的飯菜已經來了，小倪正在飢餓當口，因此他的吃相十分難看，簡直是真的狼吞虎嚥，等他吃罷，愛媛再在他面前問道：

「阿倪，真的請客跳舞嗎？」

小倪點點頭，三阿姨這時已橫臥在牀，懶洋洋的樣子，他聽了愛媛的話，打了個呵欠道：

「愛媛，你的跳舞還實在深透，我可提不起勁，」

「三阿姨，你也要去，你如果沒有勁，我也不去了，不過太便宜了阿倪，給他白白的贏了不少鈔票去。」

小倪笑了起來，向愛媛打趣道：

「這是我手氣好，你為什麼也不贏些到袋裏去。」

愛媛聽了，有些不服的樣子，走到三阿姨床前，伸手一把將她拖了起來了，虎起了臉。三阿姨有氣無力的道：

「別吵囉，我陪你們去吧，不過我不想跳舞，擺擺測字攤罷。」

愛媛頓時高興起來，小倪提議到那家跳舞廳去，愛媛搶在前，她說：

「維也納去，維也納去。」

小倪聽了維也納，心裏不覺一跳，他明知維也納今天茶舞進場維也納，他連忙不動聲色的道：

「維也納不及米高美，那邊的舞池較大，米高美去罷。」

愛媛一定堅決要維也納，而小倪則反却之，三阿姨便道：

「維也納也好，米高美也好，到了那邊再爭吵吧！」

小倪無語，不過他已懷着鬼胎，由於他不能在愛媛面前坦白說了出來，只恐怕愛媛會告訴了三阿姨，或許發生些枝節，豈不是太麻煩了。

他這時呆呆地看三阿姨和愛媛演精細的化裝，三阿姨穿了薄花呢淺藍旗袍，風姿綽綽使小倪暗暗稱讚不置。

三個人坐了三輪車，愛媛開車夫停在新世界轉角，小倪的意思再叫三輪車夫踏過去，但車夫只聽愛媛的話，三個人跳了下來，由小倪打發了車錢之後，愛媛與三阿姨已走在前面，一直走到維也納門口，愛媛已拖了三阿姨進去，小倪無奈，只好硬硬頭皮跟了進去，等到在舞池邊坐定，小倪已知羅琴迷已看見了他們，因為維也納的走廊很長，舞女的廁所就在長廊邊，想不到小倪進來時，羅琴迷剛從舞場裏出來，雙方劈面相遇，小倪僅僅同她微笑，羅琴迷已看到了三阿姨和愛媛，她的心裏已有些猜想得出，因此勾引起她的妒火中燒。

小倪有些坐立不安，三阿姨和愛媛則下池跳舞，這時羅琴迷走到小倪坐位前，小倪連忙招呼了一下，羅琴迷坦然的坐了下來，却並不開口，而小倪已知事情糟糕，但他正得用花言巧語來哄騙羅琴迷，不想三阿姨和愛媛跳了一半，突然回到坐位上，三阿姨已忍不住浪聲起來道：

「小倪，這位是你的太太嗎？」

小倪吞吞吐吐的尚未回答，羅琴迷已經接下去道：

「我是他的太太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三阿姨有些怒意，沉下了臉，於是唇槍舌劍的雙方衝突起來，終於三阿姨伸手摑了羅琴迷一下耳光，羅琴迷已按捺不住，兩個人就扭揪一團了。

這時愛媛也竄了過去，正要指手劃腳的幫着三阿姨去對付羅琴速，却被小倪一把揪住，愛媛面露慍色道：

「阿倪，你爲什麼拖住我？」

小倪哭喪着臉裝出哀求的樣子道：

「愛媛，你去勸勸三阿姨吧，請你火氣耐一些，好吧？」，愛媛理也不去理睬小倪，仍舊攔了過去，幫着三阿姨在羅琴速腰裏伸冷拳。

羅琴速很快，撥開了三阿姨，突然一只左手朝愛媛面上一掠，想不到愛媛「出師未捷」已被羅琴速佔了上風，三阿姨那肯罷休，再想撻起手來括羅琴速，已引起了全場舞女的反響，畢竟舞女之間是站在一條陣線上的，於是自有愛管閒事的舞女聚了攏來，一窩風的幫羅琴速忙，把三阿姨和愛媛兩個人圍在當中，你一言，我一語的開口就罵，羅琴速乘勢照樣回敬了三阿姨一記耳光，三阿姨捧住了臉，氣得退坐在位子上，這時舞場方面已有人出來調解，小倪看了羅琴速一眼，祇見她眼淚汪汪的直視着自己，他不覺良心發現，認爲這是三阿姨不該應這樣對付羅琴速，所以他就悶聲不響的走到羅琴速身邊，並無半句閑話的拉了她就走。

三阿姨氣得不開口，而愛媛已瞧見小倪與羅琴速離開了是非之場，她想喊住小倪，但回思一想，自己爲了幫三阿姨，已經吃了眼前虧，這種眼前虧吃得一些沒有意思，因此她就自管自坐在一傍，三阿姨發覺小倪已不在身邊，她心裏已經明白，一定和那個爛污貨一淘出去了，使她氣上加氣，就付了賬匆匆的拉了愛媛就走。

其實小倪拉了羅琴速並沒有離開「維也納」，祇是在馬桶間內加以安慰，羅琴速對了小倪，滿腹的怨氣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你不作與帶了那只老蟹到此地來索台型。」

小倪有口難辯，他就以緘默來答覆羅琴速，過了好些時間，羅琴速覺得自己的被辱有些氣不過，非要出這口氣不可，因此她不願再在「誰也納」做茶攤，提了皮包就走，小倪祇好跟在她背後。

羅琴速的出去，是有她的預定計劃，她回到自己家裏，却到東新橋一條弄堂裏，小倪一直跟在她一頭，知道她這樣弄堂裏，一定是看她的過房爺搗蛋松林，他就加以阻止道：

「琴速，難道你的氣還沒有出完嗎？」

羅琴速不答，僅自走到一室石庫門前，毫無遲疑的推門而入，齊巧搗蛋松林在客堂間內，羅琴速走上前去叫應了一聲，小倪跟在背後，他與搗蛋松林本來相識，也就叫應了他之後，搗蛋松林關照他們坐定，他自己却立在羅琴速面前問道：

「看你臉上怒氣未消，一定又有什麼事使你心不樂意了，琴速，快告訴我，快告訴我。」

羅琴速就把方才的情形和盤托出，搗蛋松林就問小倪道：

「倪先生，那只老蟹是何等樣人？」

小倪在搗蛋松林面前不敢說半句虛話，他道：

「提起來，你松林老大恐怕也認得，就是從前跟過杜先生的老三。」

搗蛋松林鼻管裏狠了一下道：

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她。」

羅琴速昂起了頭，直望着搗蛋松林的臉。

搗蛋松林皺皺眉朝羅琴速開口道：

「琴速，也算你噁氣，這種女人隨便什麼都做得出來，我勸你還是壽人息事的好一些，不是我做過房爺的不肯出來替你出這口怨氣，實在我如果對她過份一些，對於杜先生面上有些交代不出。」

羅琴速聽了搗蛋松林的話，臉上黯然無色，她的眼眶裏顯見很潮潤的樣子，似乎要哭出來一般。

小倪坐在一旁連忙加以安慰道：

「琴速，你還是忍氣一點吧，別跟她過不去了，方才你的過房爺幾句話一點不錯，你與這種女人沒有什麼多攬，這樣吧。我來出面請客，過房爺和你一淘去，就是雪園那個老地方，好嗎？」

羅琴速不聽小倪開口，她却沒有辦法和他有所衝突，這時她突然聳起了眉毛，彈出眼睛向小倪道：「你算幫老蟹的忙，叫我忍耐一點，那是很容易的，我可以忍耐，但我方才被她侮辱，如果掉了你也肯罷休嗎？」小倪無語，搗蛋松林却在埋怨小倪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是知道琴速今天在維也納進場，為什麼你要白相舞廳，別的人家不去，偏要到維也納去，米高美就在隔壁，你不是一樣可以去跳舞嗎？」

小倪被搗蛋松林埋怨得一句屁也沒有，他就訕訕地道：

「過房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本來不情願到維也納去，都是那個爛污貨叫愛媛的，她衝在前面非到維也納去不可，我是沒有辦法可以阻止，不想在舞廳裏變方就衝突起來了。」

搗蛋松林點點頭，正在這時，他的老婆忽然走到客堂間裏，看見羅琴速，羅琴速連忙迎了過去，叫應了一聲過房娘，搗蛋松林的老婆對於羅琴速向來喜歡不過，她就問羅琴速有什麼事這樣的哭喪着脸。羅琴速就把受欺的一回事說了出來，原來搗蛋松林的老婆，從前出身也是「生意浪」，所以她也認識那個三阿姨，不過她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深交，所以她的意思，希望搗蛋松林應該幫自己過房女兒出場，她出了一個眼梢給搗蛋松林道：

「松林，你近幾年來祇見你躲在家裏，為什麼一些勇氣也沒有了？這一次過房女兒塌了台，你無論如何應該出場。」

搗蛋松林對於這位太太，有些懼怕三分，當下爲了顧全自己的面子，就這樣的說：

「讓我來考慮考慮再說吧！」

搗蛋松林的老婆不依道：

「不行，不行，非立刻出場不可。」

「大家再商量商量。」

搗蛋松林的老婆一眼望到那圍坐在羅琴連身邊的小倪，她並不認得，就暗暗的問搗蛋松林，他告訴她，這是羅琴連的好朋友，同時也向小倪介紹一下道：

「倪先生，這是我的內人。」

本來小倪不願聽那呼搗蛋松林爲過房爺，但他向來學隨了人家的稱呼是什麼，他也就依樣學葫蘆，所以他就立了起來喊道：

「過房娘，你方才說的話果然不錯，但是一個人吃飯就是便宜，而羅琴連表面上好像是吃虧，實際她並沒有吃什麼虧，所以我就勸她息事寧人呢！」

搗蛋松林的老婆聽了，不以為然，她料不到小倪居然會這樣的說出來，其實她深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，由於小倪和三阿媽還是藕斷絲連的情形，這一點她是沒有知道，小倪是不希望把事態擴大，可是搗蛋松林的老婆聽了意思，以爲搗蛋松林不肯出場，於是她有些怨氣道：

「好吧，這件事，誰都不必去管，由我來解決吧。」

她正說到這裏，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搗蛋松林道：

「好了，幫忙的人來了。」

（六）對三阿婆吃得死脫

於是大家定睛都朝外面看，進來的那一個是狼巴巴的穿西裝壯年，羅琴連並不認識他，而小倪則能够喊出他的名字，他就招呼着道：

「强老大，强老大，我們久違了。」

那個被喊作强老大的露出了驚異的眼光，對了小倪略一點頭，搗蛋松林欠一欠身說道：

「老弟，你來得正是湊巧，這裏有一樁難以解決的事情，希望你來軋一脚好吧！」

那個强老大向搗蛋松林的老婆點點頭道：

「大阿嫂，你沒有出去又麻將嗎？」

搗蛋松林的老婆走到羅琴速面前，招招手，意思好像叫强老大過去，强老大對於女色向來歡喜接近，他早已看到羅琴速那種體態輕盈的風姿，不覺心裏卜的一跳，這時他覺得搗蛋松林的老婆在招呼他，連忙走了過去，搗蛋松林的老婆笑道：

「這位是我過房囡侄羅琴速，今朝有點小事體，本來打算我自己出場，現在有你在，不客氣請你幫幫忙了。」

强老大向羅琴速微微灣了一下腰，同時他提高了喉嚨說道：

「只要我的能力够得到，什麼事情吩咐我，總歸一句閒話，這位羅小姐既然是你大阿嫂的過房囡侄，大家自己人，當然應該幫忙，但不知叫我這個飯桶幫些什麼忙呢？」

搗蛋松林插嘴道：

「阿弟，你在三四馬路人頭非常熟，所以請你出來幫忙最爲巧當。」搗蛋松林說到這裏，就將羅琴速如何的情形又說了一遍。

强老大聽得出神，可是他聽到了三阿姊名字，他不覺伸伸舌頭道：

這個女人非常難弄，聽說她與杜先生雖然走開，但是杜先生與她的交情尚未完全斷絕，如果貿然去對付他，恐怕要吃眼前虧呵！」

小倪聽了，立刻接下去道：

「強老大，請你放心好了，現在杜先生對於她已經斷絕往來，我是絕對可以保證，杜先生是決不會幫她的忙。」

羅琴迷聽了小倪的話說完之後，她把嘴吧一披道：

「自以為威風，虧你還要多嘴，迷只老蟹大概與你有什麼另外花樣啊！」

小倪連忙退縮在一邊，只怕羅琴迷在許多人面前把他與三阿姨的事拆穿西洋鏡，搗蛋松林笑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可以少說幾句吧，阿琴爲了你與那個三阿姨已經心裏不高興了。」

小倪只好唯唯，覺得他這個身體放在這裏有些多剩的一樣。

強老大於是拍拍胸道：

「既然杜先生與她斷絕關係，這件事由我來辦，保險羅小姐不會吃虧。」

羅琴迷不覺對她稱謝不迭，於是這幾個人商量了一個對策，當夜由強老大趕到三阿姨生意浪。

齊巧三阿姨沒有出去，她在客堂樓上正與愛媛談論維也納和羅琴迷衝突的事情，忽然聽得樓底下

電鈴聲響，她連忙迎到扶梯口，上來的是一只陌生面檔，原來就是強老大。

強老大笑嘻嘻朝三阿姨打量了一下道：

「這位大概是三阿姨嗎？」

三阿姨心裏已經料到幾分，她就不慌不忙的道：

「不敢，不敢，這位先生請教尊姓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讓強老大到了前廂房。

強老大笑道：

「我姓強，今朝我來想和你三阿姨談談。」

三阿姨也笑着點頭，於是兩個人就談到羅琴迷這個問題上去，

三阿姨對於白相人地界向來懂得如何結交，所以她對付強老大自有一種柔和政策，不想強老大見

了三阿姨後，覺得三阿姨雖年上較羅琴遠爲老，但風韻依然不錯的樣子，所以他對三阿姨已經「吃得死脫」。

三阿姨這時也發覺强老大名符其實，身軀結實異常，比之小倪有過之而不及，因此她也有意和他熟絡起來了。

强老大的態度，由於他對三阿姨已存下了一顆色慾之心，所以言語中不似剛來時囁強，三阿姨本來也很想接近他，於是兩個人就不談羅琴遠的問題，居然肉麻當有趣的在客堂樓上鬼混起來了。

三阿姨發現强老大的一只臂膊伸出來，肌肉彈出，她就有意無意摸了一下。

强老大是何等聰明，他已知道三阿姨對他有好感，因此他就大胆的向三阿姨道：

「三阿姨，聽說你生意浪有一個大令是嗎？」

三阿姨以爲他問起小倪，連忙把嘴一披道：

「不必說起了，提起他心裏就光火！」

强老大不懂她的話，就問道：

「爲什麼提起了他就光火，這個人怎會使你這般容易動氣。」

三阿姨就將小倪的一番結合和盤講了出來，强老大於是恍然而悟，原來她所恨透的就是小倪，因此他就在三阿姨面前討好道：

「我當是那一個，原來就是這小鬼，你三阿姨既然和他不開心，我有辦法可以收服他。」

三阿姨畢竟與小倪尚有幾分情感，再爲了小倪討於服務方面，使她非常滿意，她的所以恨透他，爲了他與羅琴遠接近，覺得有些醋意而已，現在聽了强老大要去收服他，這當然是白相人的手段，無非下記辣手讓小倪嚐嚐，所以她連忙阻止道：

「這倒不必，老實說他這樣的人，我可以撈一把揀揀，譬如你强先生不是比他樣樣都好嗎？」

強老大堆下了笑臉道：

「未必吧，我恐怕躺了牀上，就不及他的功夫到巴了，三阿姨，你想對不對？」

三阿姨對於強老大這種近乎挑撥性的言語，她未嘗不懂得，但就有意假裝莫知莫覺的樣子，面現笑容的道：

「強先生，我覺得小倪也不過如此，恐怕不及你強先生吧，你的身體比他健康，當然你就佔勝一籌了。」

強老大本來是坐在三阿姨對面，這時他就立了起來，挨到三阿姨的身邊，於是兩個人就並排坐在牀沿邊，他道：

三阿姨放心想跟沖軋朋友，她就把手貼緊了他面道：

「強先生在外過一定女朋友很多。」

強老大搖搖頭道：

「不瞞你三阿姨說，直到眼前止，我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。」

三阿姨把嘴又是一披道：

「不見得吧，不見得吧，你強先生在外面沒有女朋友的，我是不會相信的。」

強老大其實的確沒有什麼女朋友，這是他的一種個性，他根本交不來女朋友，雖然也有個把女人跟他接近，在他看來還不至女朋友，不過是擺擺而已，因此他道：

「的確我是沒有女朋友的，除非你三阿姨肯答應我的女朋友。」

三阿姨笑道：

「恐怕我高攀不上！」

強老大的手伸到三阿姨的胸脯前，摸了一下，三阿姨並不拒絕，不過她朝強老大白了下眼

睛，强老大順勢一拉，三阿姨和他就橫倒在牀上了。

强老大的手法非常靈活，他已經伸出五爪金龍在三阿姨的褲腳管伸了進去。

三阿姨畢竟有些顧忌，她祇怕有人衝了進來，尤其是愛媛，由於平常她對於白相人之類的人物一向看不起，此刻她與强老大的情形，如果落入愛媛的眼睛裏，一定被她當作笑柄，以後她就不容易擺出鋪房間面孔來，所以她就迅速的坐了起來，把一隻腳一縮，强老大的五爪金龍正在達到最後勝利的時候，這時却順勢滑了出來，三阿姨朝强老大白了一下眼睛，强老大深感到三阿姨身上的光緞滑膩，正在得神當口，所以對於三阿姨的白眼根本不會留心。

三阿姨向他暗示一下道：

「强先生，只要我們有緣，不必在此地，被人家知道，你約個地方我一定來。」

强老大聽了，知道三阿姨對於自己的吃透，他就輕輕的道：

「那末，今晚我在揚子開好房間，打電話給你。」

三阿姨點點頭，兩個人在形式上就比較規矩一些，齊巧愛媛走了進來，她對三阿姨看看，問道：

「已經講到什麼程度了？」

三阿姨搖搖頭道：

「我們並不在談這個問題。」

强老大這時有些腦子清醒過來，他想羅琴速的事情應該解決一下，但他已經偏向於三阿姨這一方，但爲了搗蛋松林的面子，他又不能太使羅琴速吃虧，因此他提出來問三阿姨道：

「我以爲你三阿姨應該稍爲給些面子，讓羅琴速方面喘得落才好，因爲我對於羅琴速根本不認識，何非爲了松林老大，大家才是自家人，其實你三阿姨說起來也是自家人，這樁事情應該大家讓步一點，就容易解決了。」

三阿姨一邊聽，一邊在打算，她以為強老大對於這一問題看得太嚴重，因此她就輕描淡寫的道：「強先生，老實說我老三先動手打她，但她也動手打人，雙方扯個直，如果她以為吃虧，那末，我們愛媛也吃了她的虧，而且更氣人的，她不該當場紮台型，把小倪拉了就走。」

強老大笑道：

「據說她沒有拉小倪，是小倪自己跟了走的，這個你三阿姨不應該錯怪她。」

三阿姨點點頭，笑道：

「誰在錯怪她，原來是小倪這小鬼，太不寫意了。」

強老大立了起來，在房間裏踱方步，他突然立停了，他道：

「三阿姨，照我看來，小倪這小鬼最不是東西，如果沒有他，或許這件事情就不會吵了起來。」

三阿姨這時忽然轉恨到小倪身上，她道：

「對，小倪這小鬼，應該重重對付他。」

強老大連忙接下去道：

「對付他由我，我可以三個指頭捏田螺。」

三阿姨不覺又是點點頭。

正在這時，房門外探進一顆頭來，三阿姨眼快，一看就見小倪。

小倪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趕到三阿姨那裏來，由於他在搗蛋松林家裏不便多耽擱，所以辭別，他到三阿姨那裏，這叫做燒香望和尚，所以他剛踏進房間，三阿姨已經看見他，這時齊巧她在恨着小倪，面上浮了一陣怒意。

小倪靦不出苗頭，仍舊嘻皮笑臉的招呼三阿姨，誰知三阿姨並不理睬他，於是他有些窘，倒是愛媛過來叫應了一聲。

強老大方才會經說過對付小倪祇要三個指揮兵田蝶，此蝶田蝶影在他面前，而他有與不對意思起來，他就訕訕的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來得正好，關於羅小姐的事，我看雙方都吃虧，尤其是你不落檻，爲什麼跟了羅小姐就走，一些不給三阿姨留些面子。」

小倪萬料不到強老大的論調會對着他而發，而且使他一時回答不出來，躊躇了一下，他道：

「強先生，我並不自願，是她強拉我去的。」

三阿姨火起了臉，恨恨的射了小倪一眼道：

「小倪，你到此地來做什麼？」

小倪坐在沙發上，腳蹣了起來道：

「我來望望你。」

三阿姨冷笑一下道：

「謝謝，我不配你來望我，老實說從今天起，請你不必到此地來。」

小倪聽了正中下懷，他連忙立了起來道：

「強先生，你聽見嗎，三阿姨親口說的，她拒絕我到此地來，那末我就走了。」

三阿姨以爲小倪一定牛皮糖式，嘴硬而骨頭酥，誰知他真會說走就走，因此她倒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她高聲喊道：

「小倪，回來，你要走沒有這麼便當」

小倪於是立定了，他道：

「你三阿姨打算要我怎樣？」

三阿姨眉毛一蹙道：

「你借我的錢，什麼時候還？」

小倪又坐到沙發上，他對三阿姨瞧瞧，知道今天她是這樣的堅決，於是他道：

「我沒有欠你的錢。」

三阿姨更氣得面孔鐵青道：

「請你不必抵賴好麼，你究竟欠我不欠我？」

這時強老大表示幫三阿姨的忙，於是他插嘴道。

「倪先生，一個人在外面跑跑，怎麼這樣不守信用，欠人家的錢應該要還的。」

「強先生，你怎麼也會相信，我根本不欠她的錢。」

三阿姨心裏也明白，論交情，她和小倪差不多已有半年之上，而此刻由於小倪對她不忠實，所以她着惱了，事實上小倪時常向三阿姨伸手來要錢，那時三阿姨很情願給他的，當時並不言明是借款，而小倪以為他在三阿姨身上服務非常認真，這些錢是他應得的酬勞，所以也從不放在心上，他之不承認是借過三阿姨的錢，當然也是事實，所以他對強老大道：

「請你不必管我們的事，因為你是不大明瞭的。」

強老大被小倪觸了一鼻頭灰，他有些老羞成怒，趕到小倪面前，他道：

「小倪，你何必賴掉呢，三阿姨早就告訴我，你欠了她不少錢。」

小倪不防強老大會冷錢子裏爆出熟栗子，他對強老大彈出眼睛道：

「叫聲你強老大，這事不配你管。」

強老大忍不住，伸手想打小倪耳光。

（七）心裏很有些醋意

這時愛媛已看清楚了，連忙橫朵裏一擋，她是有心幫小倪的忙，她道：

道：

「強先生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有話好講，何必這樣火氣大來西。」

強老大本來是撓華容道，當時情形是小倪逼迫他，伸出手想打他，此刻既然由愛媛從中勸阻，他

「好吧，小倪！你以後說話牙齒捉捉齊。」

小倪鑒於強老大向來狼巴巴。他就臉上顯出了笑意，他道：

「強老大，你又何必呢？你是爲了琴速到此地來的，我雖然不幫她，但我也也不想幫她，倒是你強老大投了紅旗，就不能再投白旗，我說句斗胆的話，你強老大應該說些公道話，至於我與三阿姨的事，只有我與她知道，第三者無法從中軋脚，我是說的老實話，強老大，請你包涵一點。」

強老大一聽小倪閒話中嵌了骨頭，他不能再第二次發作，於是眼睛朝三阿姨一望。

三阿姨明白強老大的意思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對得住我嗎。」

小倪笑了一下道：

「我小倪平常從未對不住人的地方。」

三阿姨披起了嘴道：

「那末，你爲什麼瞞了我，又與那只爛污貨來往？」

小倪傲然道：

「這是我的自由，我可以這樣幹，誰都不能干涉。」

三阿姨着實氣惱了，她大聲地道：

「小倪，你太辣手。」

小倪否認三阿姨這句話，他道：

「我辣手在那裏？」

三阿姨一時不能回答出來，愛媛插嘴道：

「小倪，你何必這種樣子，嘴硬有什麼用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三阿姨的脾氣。」

小倪對愛媛看着，他就默然不發一言的坐着，從身邊摸出香煙來吸着。

強老大走到三阿姨面前，輕輕地問：

「三阿姨，倒底小倪欠你多少錢？」

三阿姨一時又回答不出來，她向強老大看看，強老大心裏有些明白，他道：

「大概你三阿姨對於小倪已經加門了是嗎？如果你三阿姨真有這條心，那末，小倪我可以對付他。」

三阿姨回思一想，覺得小倪還有可取之處，尤其他與強老大兩個人在一起，強老大倒底粗俗得多，所以她在這刻對於小倪仍舊有些留戀，她道：

「我但希望小倪能够與那個爛污貨勿搭訕，我可以原諒他，否則，當然我要他難做人。」

強老大聽了，心裏很有些醋意，他就告訴三阿姨道：

「好，我去問小倪，他可能這樣做嗎？」

強老大走到小倪身邊，他對小倪卑視一下道：

「小倪，你說可老實話，倒底此地的三阿姨好呢？還是羅小姐好？」

小倪被問得摸不着頭腦，他反問道：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請你告訴我詳細一些。」

強老大由於他希望小倪把三阿姨一刀兩斷，所以他很遷就的道：

「三阿姨說，你如果愛上了羅小姐，她就死了這個心，否則她不肯饒你！」

小倪沉思了一下道：

「我是隨隨便便的，老實說，我對於女人向來很平淡的，並不看作一件嚴重的事情。」

强老大道：

「那末，你以後對於三阿姨怎樣？」

小倪道：

「她如果與我不搭訕，那末我可以走。」

强老大聽了聳聳肩，露出了滿臉陰險。

小倪心裏起了反感，他認為强老大的態度太露骨了，所以他就繼續說道：

「强老大，對不起你，要你這樣關心我們的事。」

强老大的臉上更陰險了，他却冷笑了下道：

「小倪，請你放得漂亮點，此刻三阿姨對於你已經肅門了，如果你心裏明白，你應該罷了。」

小倪聽了，連忙回過頭來向坐在牀沿邊的三阿姨端詳了一下，他就立了起來，似乎像要走的樣子。倒是愛媛有些看不過去，她就一把將小倪拖住，柔聲柔氣的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為什麼忘了三阿姨對待你的好處，說走就走。」

小倪似乎很感傷的樣子，他祇好又停止了步子，立在中間很尷尬的夢出一副可憐相來。

三阿姨這時忍不住開口道：

「小倪，你現在究竟怎麼樣？倘然你喜歡那只爛污貨，那末你就立刻給我滾，你自己去想罷！」

小倪面上露出很不自然的看了一看三阿姨，他並沒有什麼表示：三阿姨也向他瞞了一下，毫無動

作的低下了頭，愛媛拉了小倪的衣袖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為什麼呆立着？此地是立客難當。」

小倪向愛媛道謝了一聲，他就坐在靠近的圓凳上。

強老大致乎很不高興的又走到三阿姨前，向她耳語了約摸有五分鐘光景，三姨阿的臉上，一忽兒怒，一忽兒喜，一忽兒又怒，小倪明知道這是強老大又在鬼鬼祟祟，不知他在玩些什麼花樣出來。

三阿姨突然轟的立了起來，竄到小倪面前，伸手就是一記耳光，小倪冷不防三阿姨竟然會這樣潑辣，他捧住了臉，頓時感覺到辣豁豁的痛，三阿姨打過了小倪耳光之後，她就火起了臉走出客堂樓。愛媛齊巧立在小倪身邊，眼看小倪被三阿姨打了一記耳光，她深以為奇的連忙跟在三阿姨背後走出去了。

三阿姨走進亭子間，愛媛也跟了進去，她就問道：

「三阿姨，你為什麼這樣光火，究竟小倪有什麼錯處，你不妨可以當面問他，為什麼你去打他呢？」

三阿姨氣吼吼的開口道：

「愛媛，你覺得小倪這個人可惡不可惡，我待他好的地方，他一些不放在心上，他專門去和那只爛污貨鬼混，而且在背後還要罵我山門，罵山門我倒不以爲意，他最可惡的就是說我身上有毛病。」

愛媛聽到這裏，她就嘆嗤笑了出來。

三阿姨見了愛媛在發笑，她就臉上紅了起來，訕訕的道：

「愛媛，你笑些什麼？」

愛媛連忙歛住了臉，她就自言自語道：

「我在笑小倪這個人太十三點了。」

三阿姨接下去道：

「他有些十三點，怎麼你也有些十三點，你大概是在笑我罷！」

愛媛立刻辯道：

「誰在笑你？我怎敢笑你呢！三阿姨你不要纏錯了。」

三阿姨道：

「愛媛，你想，這個人可惡嗎？」

愛媛看看三阿姨的面孔，仍舊虎起了，她道：

「三阿姨，這些話你從那裏聽來的呢？」

三阿姨就把方才強老大和她咬耳朵的話全盤告訴給愛媛聽，愛媛有些不相信的道：

「我以爲小倪決不會這樣下作的。」

三阿姨道：

「我相信小倪這輩三講不定他會這種樣子下作的。」

愛媛正要說話，突然聽見客堂樓上一陣砰砰彭彭的響聲。

她一些沒有慌張，由於她的下意識中可以決定客堂樓上兩個寶貨必然打起架來了。

果然不出愛媛的意料之外，等到她趕到客堂樓，祇見小倪甩在樓板上，強老大却氣吼吼的坐在沙發中，圓檯上那隻玻璃花瓶被摔碎了，殘花拋擲一地，而且樓板上有一灘水。

愛媛心裏似乎起了反應，她覺得小倪縱有錯處，他過去和三阿姨終究有過交情，那個強老大本來大家初次見面，然而他會在三阿姨面前搬弄是非，他是白相人，這個白相人在愛媛眼光中看出來也太起碼了，她立在門邊並不發言，而發言的，却走了過來，三阿姨看看客堂樓上弄成這副局面，看看小倪甩在樓板上，嘴裏祇是呻吟，而強老大却是狼巴巴的樣子，於是她道：

「強先生，你們爲什麼打成這個樣子？」

強老大揀起了衣袖，指着小倪道：

「三阿姨，這個畢三太不講人情，出我不防就把玻璃花瓶丟了過來，幸虧我眼快，不會擊中，我氣不過，把他打了幾下，不想他居然裝腔起來了。」

三阿姨聽了，再看看小倪，他哭喪着臉，棒住了腰，只管在呻吟，此刻三阿姨心裏又有些不好意思，她連忙吩咐傭人把小倪移到了牀上，可是她不肯過去問小倪的傷勢怎樣，她丟丟眼梢，愛媛看得清爽，就走近小倪身邊問道：

「倪先生，你的身子怎麼？」

小倪緊鎖着雙眉：

「愛媛小姐，這個強盜真辣子，拳頭只向我腰眼裏伸，現在我痛得要命，好，我小倪如果不反槽，再也沒有面孔在上海混日子了。」

強老大聽在耳朵裏，突然立了起來，他大聲地道：

「畢三，你還要嘴兇，老子的拳頭更兇。」

愛媛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她就冷冷的道：

「強先生正是名不虛傳，強硬得令人佩服。」

強老大是光棍，光棍是玲瓏心，他明知愛媛在諷刺他，但他只當不懂得，他道：

「勿要捧我好哦，愛媛小姐，大家都是自家人。」

愛媛有意眼睛射在三阿姨身上道：

「不錯，我將來又要高攀上一個姨夫了。」

三阿姨連忙掉過頭去，祇當沒有聽見，由愛媛一個人去自說自話，她招招手，強老大就連忙跟了出去。

兩個人在亭子間中。

三阿姨問：

「强先生，小倪究竟打得怎麼樣了，不要緊嗎？」

强老大呵呵大笑道：

「這個畢三太會裝腔，完全娘娘腔虧你三阿姨跟他搭訕？」

三阿姨祇好訕訕地道：

「本來我打算斷了他呢。」

强老大陪着小心道：

「如果你三阿姨嫌比冷靜，由我姓强的來侍奉着你，老實說，我的身體，無論如何及得上小倪這畢三，三阿姨你以為對嗎？」

三阿姨無言，祇是在暗忖，論人品，小倪好，論結滾，當然是强老大，她很希望小倪和强老大兩個人兩個人變成一個人，那才是她挺滿意的。

强老大不聽見三阿姨回音，因此他又道：

「大概三阿姨認為我的話不錯嗎？」

三阿姨抬起了頭，正想開口，祇見愛媛匆匆而來，嘴裏只聽在嚷：

「不好了，小倪在吐血了。」

這時三阿姨聽了很着急，她連忙拉了愛媛的手問道：

「愛媛，小倪的身體怎麼這樣桂花，他當真吐血嗎？」

愛媛翹起了嘴唇，她的臉色很難看，當然三阿姨看得出這是愛媛在幫着小倪，祇聽愛媛在開口說

道：

「三阿姨，難道我來嚇嚇你，小倪的面孔鐵青，恐怕一定被打傷了。」

強老大本來是故作鎮靜，可是事態既然嚴重起來，走到愛媛面前，他追問一下道：

「愛媛小姐，這個畢三究竟怎麼了？」

愛媛披披嘴道：

「強先生，請你不必再畢三畢四的罵人了，小倪已被你打成這個樣子，你的拳頭着實厲害。」

強老大大心裏很明白，此地的愛媛對於他並無好感，然而他如果能够與三阿姨勾搭上了，將來自己法子可以拉攏這個小妹妹，他一邊向愛媛打量了一下，一邊眼光掃到三阿姨身上。

三阿姨看看強老大，再看看愛媛，她就這樣發號施令道：

「愛媛，你去把小倪送醫院吧，他就在此地，終究不是事體，如果發生什麼變化，都是我的責任

三阿姨說到這裏，停頓了一下，繼續向強老大大道：

「強先生，我有一句閒話很不中聽，祇希望小倪沒有什麼變化，否則，你應該擺肩架的。」

強老大拍拍自己胸脯道：

「我強某決不放生，難道我怕事不成，請你三阿姨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當。」

三阿姨認為滿意，那邊由愛媛去擺佈一切，她正想再和強老大談話，忽然電話鈴聲響起來，一個女傭去接聽，原來是問強老大的。

強老大走過去聽電話，原來電話是搗蛋松林打來的，那邊在問起關於羅琴速的事。

強老大自己畢竟有些心虛，他在電話裏正在支吾其詞的當兒，三阿姨問他打電話來的是誰？

強老大告訴她是搗蛋松林，三阿姨連忙接過電話，因為她是認識搗蛋松林的。

強老大祇好把電話交給她去聽，在電話中她報了自己是誰，當然以她過去跟過上海聞人之一的杜先生，那邊的搗蛋松林在電話中祇說明羅琴速是自己的過房女兒，這意思就是告訴三阿姨，他的幫忙

是一種不得已。

三阿姨這時才知道搗蛋松林有這麼一個過房女兒，她於是很快樂的道：

「那末，請你去揀一個日子，叫你的過房女兒到此地來吃一頓飯，大家叫開。」

那邊電話裏搗蛋松林當然答應了，日子就揀定明天，三阿姨一想明天沒有什麼客人來做花頭，所以雙方決定了，把電話掛斷之後，強老大鬆了一口氣道：

本來這件事，用不着我軋脚在內，你三阿姨的面子一定有，松林老大自然會賣你這個面子的，然而我在想，我大概與你三阿姨有緣份，所以我們有機會能够碰着。

三阿姨對於強老大的情形雖不壞，但她從前嫁過白相人，對於白相人的作風她是看慣了的，她以為自己是做過姓杜的姨太太，現在升尊降貴的去和一個起碼白相人攪在一起，祇怕將來雙方感情不好時，他就把自己的事傳揚出去，想到小倪他到底是好人家出身，他是大學生，他的父親在社會上很有地位，可是這個兒子並不習上，所以祇懂胡調，一個月難得回家去，永遠流浪在外，他與她的結合已很久，當然想到過去，小倪並沒有待虧她，因而她有些回心轉意起來。

強老大開口了，他說：

「這個畢三吐血恐怕是老毛病嗎？」

(八) 一二小時根本不擺在心上

三阿姨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，她很輕鬆的回答道

「即使不是老毛病，強先生的拳頭恐怕他也頂不住吧！而且小倪很搭漿。」

強老大聽了，有些洋洋得意，他以爲三阿姨對於他大有好感，他接下去拍拍胸脯道：

「三阿姨，不是我姓強的軋過明白，照小倪的身體，他是三個恐怕還比不上我一個吧！」

三阿姨那有聽不懂的道理，她當下只是微笑着，雖然她對於强老大的「結滾」認為是他的一種「本領」；可是不知這個「結滾」身胚對於其它方法是否有特出的本領，她覺得小倪的身體搭槳，但對於其它方面往往使她滿意。所以一有時暇，她拼命爲小倪打蓋世維雄，當然這是補補小倪體力之不足。

此刻她還是沒有忘情小倪，她道：

「小倪有一樣好處能够讓我滿意，你可以比得上他，你說句老實話。」

强老大聽了，立刻笑容滿面的道：

「我姓强的不是覲，一二小時根本不擺在心上」。

三阿姨開始對他注意起來，她道：

「當真嗎？我以爲你至多二十分鐘」。

强老大第二次拍拍胸脯道：

「我從來不覲，可以當場試驗」。

三阿姨搖搖頭道：

「我不想試驗，我來介紹個狠將給你，很可以較量較量」。

强老大頓時一顆心冷了下去，他道：

「難道三阿姨對我無緣嗎？」

三阿姨道：

「並不是有緣無緣，因爲我畢竟與小倪尙有點交情，即使我想與你做個朋友，但我想至少是小倪他一方面對我茄門」

强老大心裏在忖，自己那裏不及小倪，而小倪使她「吃得死脫」，其實他根本想不出三姨姨對於

他由於他是白相人的緣故，他道：「三阿姨你介紹那一個給我」。

三阿姨笑道：「你現在不必問，明天我請搗蛋松林來便飯，當然你也必到，到了那時，我可以當場介紹給你」。

強老大摸不清頭路，他心裏只時耐問，過了好一回功夫愛媛走了進來。

三阿姨連忙發問道：

「愛媛，小倪怎樣了」。

愛媛陰篤篤的道

「小倪在醫院裏檢驗過，不過內部受了些傷，不打緊，不過強先生對他太辣手一點罷了。」

強老大對於愛媛有些忌憚，因為這個姑娘開口來對他始終不利，當下他道：

「怕些什麼，太不料我來抵命。」

愛媛把嘴一披道：

「抵命，你強先生以爲很簡單，如果小倪一旦有三長兩短，他的家裏可不能馬馬虎虎呢。」

三阿姨只恐怕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，變方衝突起來，連忙從中打圓場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誰也不必多嘴，關於小倪的事由我來解決，好在他現在不要緊了。」

愛媛插嘴道：

「他此刻住在旅館裏。」

三阿姨走近愛媛身邊問：

「他住在什麼旅館？」

愛媛向三阿姨咬咬耳朵道：

「揚子三百十二號。」

三阿姨同樣向愛媛咬耳朵道：

「等一會我想去看看他。」

愛媛心裏很高興，覺得三阿姨此時對於小倪，不像剛才那麼恨透他了，所以她顯現着微笑把頭點點。

强老大立在旁邊，但他一些不知道三阿姨和愛媛在說些什麼，他覺得自己這個身體似乎有些多餘，於是他很興趣的向三阿姨道：

三阿姨，我在此地吵擾了許多辰光了，對不住，我要走了，對於小倪，如果有變化，決由我來擔當好了。」他說罷，不等三阿姨回答，已經兩只腳在走動。

三阿姨祇不過冷冷對他道：

「强先生，明朝請早一些到此地來便飯，那邊還請你代為招呼。」

强老大笑着點點頭，走到扶梯邊，三阿姨在背後相送，他忽然回過頭來道：

「三阿姨，明朝介紹給我的那個人你不要忘了。」

三阿姨笑了出來道：

「虧你還沒有忘記掉。」

强老大心裏又是一冷，他知道這個人不是平平常常可以對付的，因此他有些後悔不該去欺侮小倪，由於他以爲自己的力氣可以吃癩小倪，在三阿姨眼光中看將出來，一定對他非常喜歡，不料出乎意料之外，三阿姨對他不過如此，這使他感到非常不快起來，可是雙方畢竟還是初交，當然奈何她不得。

等到强老大走後，三阿姨重回到客堂樓上，愛媛問道：

「三阿姨，你預備什麼時候去看小倪？」

三阿姨才羞羞的自道：

「現在就去吧！」

愛媛當然贊成，於是兩個人又打扮了一回，出了「生意浪」，一輛三輪車叫到揚子飯店。

愛媛在前，出了電梯，找到三百十二號房間，她先推進去。

小倪一個人睡在牀上，閉上了眼睛，似乎已經睡熟，三阿姨坐在牀沿，一眼望到小倪的臉上，一些沒有光彩，她心裏很難受。

愛媛把小倪推醒了。

小倪睜開眼來，看到三阿姨，他的臉上有些笑容，三阿姨也微笑着向他注視。

小倪有氣無聲的道：

「三阿姨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來了，對不起。」說時把頭昂了起來。

三阿姨連忙把他的頭揪住了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你好好的睡吧，我特地來看看你，現在可好些了嗎？」

小倪點點頭道：

「已經不覺得痛了，那個強盜胚，我一定要報仇，非報仇不可。」

三阿姨搖搖手道：

「你耐心一些吧，何必這樣氣惱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當初不聽他搬弄是非，當然不致於對你動手動腳了。」

小倪苦笑起來，他知道自己對於三阿姨已有放棄的意思，想不到他尚未達到這個目的，而他已被強老大打傷了，所以他很內疚，想到三阿姨對他一些沒有錯，因此他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「三阿姨，那是我的不是，請你原諒！」

愛媛立在牀前，她忍不住插嘴道：

「好了！好了！大家老夫老妻，何必客氣呢？」

三阿姨聽了，頓時臉上紅雲籠罩着。

（九）我希望妳能使我殺殺癢

小倪睡在牀上，眼睛對準了三阿姨，不知如何，他的一顆心忽然會霍霍動起來，由於他們還有緣，所以小倪雖有與三阿姨一刀兩斷之心，但，此刻他又有些不忍了。

愛媛繼續着說下去道：

「三阿姨，你在此地多談談吧，我想起了一樁事情，我想先走一步。」

三阿姨明知愛媛是存心躲避，好在與小倪已非一朝一夕，因此她點點頭，愛媛又向小倪告辭了，房間裏就剩下了小倪與三阿姨兩個人。

三阿姨把個身體依靠了小倪，竟使小倪的鼻子的面裏聞到了一陣陣香味。

小倪有些情不自禁起來，他的手就開始在活動，三阿姨連忙加以阻攔，她道：

「小倪你爲什麼勿規勿矩起來，我勿喜歡這個樣子，你自己想想現在睡在牀上爲些什麼？」

小倪偏要槩面子道：

「我不過被那個強盜打傷一些，其實，現在我一些不覺得痛，反而有間地方覺得癢起來，你來了，我望望你能够使我熱熱癢，你答應我嗎？」

三阿姨好嚴肅的，臉上一些沒有笑容，她道：

「小倪，除非你不顧性命，可是我不情願這樣做，我們將來是永久……」

小倪就插嘴道：

「當然是永久夫妻呢！」

三阿姨伸手在他的腰眼裏輕輕一擊，小倪突然笑了起來，他道：

「這個地方不能擊。」

三阿姨聽了，連連又擊了幾下，於是小倪笑口常開，一時合不攏來。小倪透着氣，拉住了三阿姨的手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再笑下去，我可要斷氣了。」

三阿姨停住了手，她道：

「你下次再要我煞癢嗎？」

小倪把個身子升起來一些，他道：

「我要你煞癢的不是腰眼，你爲什麼儘在腰眼裏亂擊，我要你在腰眼底下一些些的地方，你知道嗎？」

三阿姨微微笑着又要用手呵他的癢處，小倪連忙討饒，他道：

「算我吃癢，算我吃癢，我不說了，我不說了。」

三阿姨於是靜默了一下，然後她又開口道：

「小倪，你明天也到我生意浪來吃飯嗎？」

小倪忙問道：

「到你生意浪來吃飯，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三阿姨就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小倪表示搖頭，他道：

「對不住，我不來了。」

三阿姨心裏料到小倪決不會在明天到她的生意浪去吃飯，爲了恐怕檯面上和羅琴連在一起，很

容易引起三方面的誤會，他是聰明人，當然不願幹出這種呆事，可是她並不這個意思，她希望小倪明天一定要到生意浪去吃飯，從這頓飯上可以看出小倪的心情，當下，她就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道：

「小倪，為什麼不來吃飯，難道說你不給我面子嗎？」

小倪有說不出的苦處，但他只好這樣敷衍着三阿姨道：

「我的傷沒有好透，所以想休養休養，明天吃飯只好心領了。」

三阿姨那裏肯依，她的臉沉了下去道：

「來不來隨便你，我根本不希罕你這個人。」

小倪連忙陪了笑臉道：

「既然不希罕我，那末，請你不必一定要我去了。」

三阿姨不悅，她就立了起來道：

「老實說，你明天怎麼會來，在台面上你怕那個姓羅的女人，所以你寧願不來，難道我不知道你的心理，你對於我何非敷衍而已！」

小倪本來對於三阿姨打算一刀兩斷，尤其在他被強老大侮辱之後，三阿姨一些不念舊情，此刻因為她來看他，小倪這個人是吃軟不吃硬，所以他的一條心腸又軟了過來，對於三阿姨又是不能忘情的樣子，小倪至此亦就老實的告訴了她道：

「不瞞你說，此刻我對你一點沒有敷衍的，否則，我也不會要求你替我煞癢了。」

三阿姨聽到這裏，心裏稍為氣和了些，她道：

「那末，你明天非來不可。」

小倪不便多囑蘇了，他祇好點點頭，他想，到了明天再說，現在應該在三阿姨面前多用些溫功表，他才，他想到溫功二字，就讓出了一些空餘的地方，他拍拍牀沿道：

「你來陪我睡上一回。」

三阿姨不肯，她道：

「你應該叫我什麼？」

小倪連忙笑臉相迎道：

「我錯，我錯，我的三姐姐。」

三阿姨方才高興的坐到牀上，然後脫了绣花鞋，一雙腳跨了上去。

小倪把她的身體拖了一把，三阿姨就睡在他的身邊，小倪知道三阿姨喜歡自己的手在她的胸前撫摸，這是他的例行公事，當然他不能疏忽了他的一雙手的活動。

三阿姨側着臉問道：

「小倪，你的傷究竟怎樣？」

小倪告訴三阿姨道：

「其實一點輕傷，可是恨透了那個強盜胚，非報仇不可！」

三阿姨微笑，她的笑是一種輕視，她認為小倪決非強老大之敵手，這個仇其實不必去報復了，她勸道：

「何苦呢，吃虧就是便宜，譬如說他對我很有意思，可是我一些看不入眼。」

小倪聽了，引起了反感，他道：

「未必吧，我看你對他很放交情。」

三阿姨連忙吓了一口道：

「你怎麼這樣纏不清，因為他是那個搗蛋松林的人，我為什麼去得罪他，而況打狗要看主人面，他雖是不好，但是搗蛋松林和我畢竟是姊妹淘呢！」

三阿姨說到了此地，她想着了羅琴迷，她就氣吼吼而道：

「就是那個爛污貨，要是我不看他的臉，老實說，我是決不罷休。」

小倪忙勸了一回，他道：

「好省的地方應該省，我對於姓強的誓不兩立，但由你相勸，我就答應你，不過你也應該消了這個氣才好，否則，大家冤冤相報，究竟報到幾時？」

三阿姨向他白了一眼道：

「都是你這個冤家。」

小倪聽了冤家二字，心裏不免一動，因為他與三阿姨第一夜發生肉體關係，也在這一聲冤家之下，此刻他真的又霍霍動起來，他對於三阿姨還是此心不死。

(十) 發工的下場

照例兩個人又是欲仙欲死一番，三阿姨是滿足了，她就從牀上起來向小倪告辭。

第二天小倪沒有去三阿姨「生意浪」，可是三阿姨派二媛來請他去。

小倪沒有辦法，只得判三阿姨「生意浪」。

當下搗蛋松林同了羅琴迷來，由他向三阿姨再介紹一番，三阿姨的臉上夢出非常歡喜的樣子，心裏却還是憤怒着。

小倪也來了，羅琴迷看看他的臉上有傷痕，她在台面上不便發問，後來飯罷，她就輕輕的在廂房裏問小倪。

小倪只說和朋友打架，他今天穿中裝來，在廂房一看沒有人，他就抱住了羅琴迷想接吻，恰巧三阿姨在客堂樓上，看見了她心裏妒火中燒

小倪的腰椅也看到了三阿姨，他就不再接吻，而羅琴遠遠沒有勇氣。

這時強老也來了，他先向搗蛋松林告罪，原來他另有要事，其實還是哄騙搗蛋松林，他是沒有臉到生意來。

歡場中的女兒以小倪與羅琴速與三阿姨爲比例，都是過的一種淫蕩生活。

三阿姨看到小倪與羅琴速仍舊要好，於是她心生一計，假意與羅琴速交小妹淘，由於三阿姨之姊妹淘已有七八人，他就以大阿姊自居，羅琴速做小妹子，日子一久，幾個人就要好起來，但是她們要好却苦了一個小倪，天天在這二女之間幹上二次的吃力工作。

這是三阿姨的計劃，小倪究竟不是鐵打而成的身體，三個月之後，小倪變成了癆病鬼。

三阿姨開始壓惡他，而羅琴速也不知不覺間與小倪的感情也疏遠了。

小倪自知上了當，但已經悔之不及，他想就此休養身體，可是病勢已成，不久他就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的走到極樂的世界去。

三阿姨自知小倪死去，她在咖啡館中又物色了一個結實的少平，她仍舊過着荒淫的生活。至於羅琴速未嘗不是如此，在她的夾袋中却有三輛拖車。

這樣的荒淫，在上海是比比皆是，和三阿姨與羅琴速是一對縮影，可是像小倪這樣的人也未嘗沒有，死了一個小倪，却在他的後面還有更多的人走上他所走的路。

三阿姨是歡場中的老將，當然小倪之死是死不足惜，不過冥冥之中對於這種「殺人不見血腥氣」的女人她的結果自然未必見佳。

在某年，三阿姨碰着了一個拆白黨，把她的手飾積蓄都騙光，三阿姨的人也老了，這個時候她也沒有物質上所以供她做魚餌，她在窮迫之下就做了西藏路的女畢三，每天「釘耙」。

在西藏路上或者有人還會碰着，這女畢三就是從前的北里名花呢！

(全文全)

582

311277